

如何推翻富豪阶层 十一章行动纲要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著



国际革命党出版社

如何推翻富豪阶层 十一章行动纲要

贝一明
Emanuel Pastreich

2022年7月

国际革命党出版社

目 录

给中国读者的序文 1

第一部分 如何推翻富豪阶层

- 第一章 明确我们在战斗中所处的形势 4
- 第二章 富豪阶层的弱点所在 7
- 第三章 制定周密战略 11
- 第四章 别再怨天尤人! 14
- 第五章 终结秘密统治 16
- 第六章 拒绝外包! 19
- 第七章 组建独立社区 21
- 第八章 阻遏自我崇拜思潮 抵制企业对自恋文化的宣扬 22
- 第九章 掌控经济 24
- 第十章 拯救知识群体 重整教育 28
- 第十一章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32

第二部分 钱，并不神秘

- 第一章 货币危机之根源 36
- 第二章 提振“摇摇欲坠”的美元 40
- 第三章 数字货币：引领我们沿着享乐之路走向奴隶制之手 45
- 第四章 民有、民享、民治的革命性美元 49

第三部分 国际倾向

- 第一章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一位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的宣言 57
- 第二章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60
- 第三章 同上海和平壤人民一起站在对抗全球主义入侵的前线 62
- 第四章 重新审视革命传统 反超级富豪行动的必要环节 68
- 第五章 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74
- 第六章 全球主义者孤注一掷之时——安倍遇刺事件 82

给中国读者的序文

这本简单的书原本为我身在美国的朋友而作——面对当前如火如荼的大规模阶级战争，他们正在寻找应对之策，反抗超级富豪们对社会的全面掌控。

这一话题在绝大多数人眼中都是不可讨论的禁忌，孩子们更是对其一无所知。民众每日面临难以言表、无影无形的恐惧，深感绝望无助。

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方面，我的朋友们各不相同。有些人是社会主义者，有些人是虔诚的基督徒或者穆斯林，有些人认为美国曾经是伟大的国家，如今却因堕落和腐败而沦为废墟。还有一些人觉得，美国从建国之初便存在缺陷，始终在奉行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

有人把我们遭遇的一切问题都归咎于美国，有人将以色列，甚至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敌对国，还有些人只是自责。

我无意告诉人们应当作何感想，只想把抵抗的手段传授给大家。

最让我担心的是，那么多人只知道互相抱怨诉苦，却几乎从未着手系统性地解决这一危机。他们无法组织起来，无法指出当前急需人们讨论何事、采取何种措施。

他们似乎相信会有人来替自己解决问题。正如俗语所说：“他们想要的不是领导者，而是魔术师。”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并不需要伟大领袖。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活动来学习，可以研读往昔领袖的教诲，更可以找到合适的途径、富有成效地组织起来。

我发现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不同。当然，我并不想告诉中国人必须做什么——我对中国和中国的文化推崇备至，中国的传统也让我深受启发；我一直在向中国人民学习。

然而，中国朋友的讲述让我感觉，中国似乎十分有兴趣了解美国人对现今国际局势的看法。

因此我想把自己心中美国应当采取的应对之策告诉给诸位读者。书中的某些提议同样适用于中国，某些却未必如此。

原书后面还附上了我专为中国听众而作的几篇演讲词，它们就近期新冠疫情所引发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和科学方面的冲突做出了分析和评述。

我希望这几篇演讲足够精彩，能够抛砖引玉，帮助诸位为中国制定策略、应对这场灾难。这场灾祸的破坏性堪比罗马帝国陨落和蒙古征服亚洲，乃至更甚于二者。在全世界予以抵抗的斗争中，中国必须发挥核心作用。

我感觉，在中国赐予世界的所有礼物中，最具价值的并非宇宙飞船、超级计算机、桥梁和道路工程以及自动制造，而是诞生于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国其他伟大领导人、一代代薪火相传的革命传统。

尽管这一传统正在沉睡，但“革命”、“阶级斗争”等词汇仍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之中。这就表明，这个国家的政府仍在致力于反精英阶层的阶级斗争，其基础仍有国法作为支撑。中国的革命潜力之巨大，其他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

当然，在这一传统与阶级斗争之本质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中国人要么不予理睬，要么只有模糊认识。但我对此并不担忧。我知道这场阶级斗争的下一阶段会有多么残酷——届时亿万富豪们会无所不用其极，破坏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中国人民一定会猛然觉醒，去发掘深埋于他们自己传统中的力量。

第一部 如何推翻富豪阶层

第一章

明确我们在战斗中所处的形势

如今，整个世界都处在一小撮亿万富豪的监管之下。他们冷酷无情，利用贿赂、威胁、暗杀等肮脏手段取得了信息传播系统的控制权，同时得以于暗中的政府、各大企业和几乎全部国家的国内机构及全球机构的决策过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这群亿万富豪正在通过麻木大众头脑、抑制创造性思维的商业媒体侵蚀我们的思想，同时还在收买所谓的“权威人士”为他们的犯罪行为背书、迷惑公众，从而达到将绝大多数人口纳入极权统治范围的目的。他们已然发起战争，用旨在削弱人体免疫系统的强制疫苗侵害我们的身体，将可用5G和其他系统控制的纳米传感器注入我们的血液。他们强力推行封锁令，限制中小企业的活动，以此来破坏人民经济，使我们对亚马逊、沃尔玛等跨国企业的服务依赖至深，却无法接触到地方供应商。

最后，他们已经着手摧残我们的精神。他们用各种商业内容给我们的孩子洗脑，令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形成这样的思想：我们必须依赖政府和企业中的著名人士和权威人物，等待他们的启示，让他们带领我们去认识现实。在这一罪恶过程的影响下，我们无法组建自己的社区，不知人生意义何在，无力了解自己在生存于世的短暂时间内所触及的精神层面问题。就连教堂都经常在暗中以企业模式运营——亿万富豪早已将这些机构收为囊中之物，让它们沦为了将精神体验作为商品出售的店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富豪们已然权势熏天，没有人想得到他们是如何得逞的。这是一场灾难，我们从未经历过的灾难，比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分子的肆虐为害更甚，只有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的陨落才可与之相比。

尽管形势危急，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信奉全球主义的富豪们有些自不量力。我们倘若甘愿冒险、能够清醒地开展战略性思考，终将创造机会、反败为胜，将他们送上末途。

然而，我们要是无法将全世界绝大多数的有识之士组织起来，便无法利用这些机会——他们必须了解这场战争之本质，不会为事态的短暂起伏而动摇，没有受到蛊惑，在主流媒体宣布某些国家已完成全民疫苗接种、放松封锁时，绝不相信这场战争已经告终。

在《如何推翻富豪阶层》这本小书中，本人用十一个章节阐述了我们怎样做才能于此时此刻力挽狂澜、大获全胜，就怎样摆脱政治、经济和社

会等方面的虚妄话语这一我那天提出了应对策略——此类言论由左右两派满口胡言的名人们轮番发布，而他们都是权贵阶层的门下客，只会像打乒乓球一样地你推我挡。

首先，我们必须摒除全球主义者就政策问题精心炮制出来的弥天大谎。那些因为针对当前危机向我们传授应对之策而化身为救世主的人物都已被收买、为钱行事，无一例外。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欺骗我们，让我们相信某些人有所作为，然而其实什么都没有改变。这帮人滔滔不绝，满口豪言壮语，于是我们便以为他们会为我们肩负重任，只是静静地等待，迟迟没有组织起来、独立思考，直至为时已晚。

我们之中敢于对抗企业法西斯主义的人都已被经过驯化、软弱无害的非主流媒体写入一味唱衰、哗众取宠的报道。这些报道就富豪们的恶行大发抱怨，为全世界极权主义统治的蔓延遗憾万分，就对抗全球主义者这一问题大谈特谈。但是，诸位倘若予以详读，便会发现，它们的抱怨大多饱含自恋色彩，对于糟糕事态的批评也并不鞭辟入里，反而会助长失败主义的滋生。在它们伤感的报道中，没有民众自发组织起来、在地方、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层面抗击全球犯罪集团的制胜之计。此类文章并没有告诉诸位，你们要是希望加入战斗，应当同所在社区或者城市中的何人联系。

这并非偶然。大多数非主流媒体都心怀叵测，其主旨并非帮助诸位对抗全球主义者，而是令诸位相信，唐纳德·特朗普、罗伯特·马隆、小罗伯特·F. 肯尼迪等人会为诸位代劳。

此类名不副实的“革命家”中，有许多人提倡将某种无人领导、零散举行的群众运动树为典型。

然而，历史告诉我们，无组织、无领导、旨在促人觉醒、供人泄怨的运动根本不会实现富有成效的改变。不教人如何参与战斗、如何组织街坊四邻的媒体，在本质上毫无用途、空有其表。

在需要采取何种行动以及必须如何采取行动这两个方面，我们必须有具体认识，

《孙子兵法》清晰详细地介绍了斗争的基本制约要素，阐述了乱中取胜、临危不乱等原则。

孙子提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所谓“知己”，便是对我们在这场反法西斯运动中的优势与劣势有客观评价，对这场斗争保持长远眼光，不要让希望或者恐惧来左右我们的判断，对我们是谁、依靠谁，以及我们真正的弱点所在有清醒的认识。

换言之，我们必须客观地意识到，我们组织不力，信念坚定、甘愿以身犯险者寥寥无几；我们没有以反法西斯意识为中心、将不同群体团结在一起，让它们彼此因种族和文化界限离心离德、难以调和——这正中某些人的下怀。首先，我们必须明晓，我们对被跨国企业直接、间接收买的社交网络和新闻机构极度依赖。我们用谷歌搜索，在脸书和推特上彼此交流，用Microsoft Word写文，通过威瑞森开展无线通信——在这场斗争中的每一个环节内，我们都处于监控之中，都有敌人在破坏、阻挠我们的努力。

所谓“知彼”，意味着了解超级富豪们凭借自己对媒体、娱乐圈、教育机构、教材、钱财资金、政府授予的合法性、报纸、大学以及对各大企业、银行和统治我们国家的中央政府的完全控制而掌握的优势。

在意识到对方势力极大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明了他们的弱点：他们已引发强烈民怨，在地方得不到基层民众的热情支持，在推进自己的议程时对废话连篇、毫无创意的媒体过于依赖，等等。

贪心不足蛇吞象。他们觉得自己可以通过广播和被收买的说客来催眠全世界人民，因而自信满满。

同样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他们目中无人，将自己隔绝于全社会之外，且人数甚少。这意味着倘若那些受益于他们的施与和资助之人反戈，他们便会陷入困境。

要制定短期与长期战略，瓦解他们、解除他们的武装、指控他们犯罪、没收他们的财产，最后逮捕他们，就必须针对敌我两方开展精细入微、不带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分析，以冷静客观的视角来考察当前的政治与经济现实。

各方真正的权力关系、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在富豪阶层操纵之下的政权结构等可操作性信息恰恰是百无一用、沉湎于“抱怨主义”的非主流媒体所无法提供的。反建制媒体一味地讽刺诉苦，却在如何扳倒罪恶势力这一问题上惜墨如金。

富豪阶层希望看到我们自怜自艾、在末日的幻境中作乐，然而我们却要让他们自食这场战争的苦果。

第二章 富豪阶层的弱点所在

在新冠风波肆虐的过去两年里，富豪阶层和企业法西斯分子们阴谋得逞，让自己对国民经济和民众活动的控制力大为提高。现状实在令人震惊失望。他们的成功之源并非自己的才学能力，而是知识群体和其他建制派人物严重的道德沦丧。他们本应对民众负责，却选择在暗中收拾富人们丢出的残羹剩饭，误导、迷惑大众。

众多建制派人物都乐于接受、支持将关系到民众日常生活的基础服务交由冷酷无情的跨国企业管理：微软——写作与表达，谷歌——搜寻信息，脸书、推特——国际范围互动，YouTube——多媒体制作，等等。上述平台均非民有，其运营既没有透明化，也不由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组织负责。

这些服务已全部沦为控制、误导人民的手段，可当权者却把相关企业当作公开负责、由上帝赐予我们的机构来对待。

正是由于他们在对后果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决定放任这场骗局的展开——他们之前也曾与对方勾结，掩盖9·11事件的真相——整个世界才会人心涣散，让富豪们有了施展的空间。

我们正处在紧要关头，这场危机还会继续恶化。但富豪阶层的弱点也愈发地明显。

超级富豪们傲慢不逊、心理扭曲、自大自恋，因此无时不刻不在告诉自己 and 身边的人他们已经掌握全局，而这种急需掌握一切的心态便是他们的致命弱点。换言之，他们与希特勒和斯大林一样，无法容忍会暴露自己弱势所在的公开讨论。他们或许已经收买了主要国家的全部领导人，但无法控制民众与全世界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全球各地已经有人采取切实行动，发起抵抗，问题在于人们的反抗行动是否能够融入长期战略。

比尔·盖茨、杰夫·贝佐斯、埃隆·马斯克等超级富豪都认为，控制众多超级计算机银行，从而通过媒体让大众陷入恐慌与迷茫，这样便足以让大多数人口在这场战争的下一阶段沦为无力抵抗的奴隶。他们相信，让跨国企业对食物、能源和交通实施严格管制——这一政策将在今年实行，便可以令一切残存的反抗力量化为乌有。

他们以为广大民众在自己被押进集中营、注射致死化学药品、或者因商业媒体洗脑和精神创伤而变为低能人之前，一定不会对事态有所察觉。他们觉得少数立志为抵抗他们而献身的人终将淹没在大批行尸走肉一般

的消费者和掌管政府、企业的梦游人之中。

但他们对社会系统的控制远远不像他们想象的那样无懈可击。

现在的情况与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十分相似。当时，在被极有组织的德国国防军集中火力击溃之后，苏联红军最终吸取教训，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对德国侵略者进行了有力反击。

今天的亿万富豪与1942年的德国国防军大同小异，把手伸得太长，将自己的弱势暴露在太多人面前。2020年的“法西斯新冠闪电战”尽管有世界全部国家的政府官员、媒体平台和名人权威的统一背书，其结果却不会令它的发起人完全如愿。

冲入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国防军确信自己可以迅速打败组织不力的苏联红军。然而，1942年的苏联人已经从前一年的惨败中吸取了大量经验。丧生、被俘的苏联人数以百万计，但仍有成千上万的幸存者对这场战争之本质拥有价值非凡的认识。

德国侵略者十分愚蠢，对罗马尼亚、意大利和匈牙利的军队依赖至深——后三者并不在意识形态上忠于德国，对苏联的反击毫无防备，而且并不愿意为德国卖命。

罗马尼亚军队在遭受红军的猛烈攻击时，四散奔逃。

结果德国第六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被阻截、包围，精疲力竭、士气涣散，最终投降。

同样，如今富豪阶层控制了世界上最为优秀的部队——这支部队以私有化情报公司的形式同主流媒体通力合作，捏造公众舆论，控制社交网络和搜索引擎，阻碍客观分析，禁止有意义、有组织的抵抗运动。他们在全世界，在华盛顿、莫斯科、柏林、北京、东京、巴黎，根据当地的文化和政治环境采取不同的方案，收效甚佳。

尽管如此，受雇于跨国企业和政府机构、听命于富豪阶层的大批人员并不在意识形态上对这场大重启推崇备至。这几支“突袭部队”的大多数“士兵”同入侵斯大林格勒的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一样，会在面临反对“新冠政权”的抵抗力量、遭到猛烈反击时溃如散沙、落荒而逃。

亿万富豪们高兴得太早。他们严密监控信息，让软弱怯懦、对他们唯命是从的“反对人物”频频在媒体上露面，借“权威人士”之口宣扬各种社会观念、误导民众、转移公众视线，以为这样便可以主导整场游戏。

然而，随着我们的行进，这场游戏正在演化改变。超级计算机银行的确实力雄厚，但现实并非棋局。计算机要接受数据输入才能就未来情况进行推算，而有别于这些数据的要素已然出现，令利用AI统治人类这一策略

的有效性变得更为可疑。富豪阶层或许可以凭空印钞、肆意行贿，但已经觉醒、拒绝贿赂误导、不受威胁的民众群体正在壮大。

事实上，我们可以反其道而行之，用他们拿来操纵我们的AI系统对付他们，正如友军占领堡垒后让加农炮调转炮口，向敌军开火。

超级富豪通过第三方外包、将投资银行贷款给他们的钱款据为己有来敛财窃权。然而实际上，他们用来挥霍的钱是凭空印制出来的。他们的财富是虚无之物，他们事事处处都要依靠他人。脸书、亚马逊、沃尔玛、微软和谷歌一旦失去官方许可与合法性，便只剩下一具空壳。

倘若民众仍然消极颓弱，只能依靠受人控制的信息源来获得“爆料”，那么富豪阶层便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如果人们组织起来，发起抵抗，不只是指责富翁们贪得无厌、冷血邪恶，而且还在切实证据的支持之下指出这群人并不拥有实际意义上的财产与他们自称归自己所有的机构，那么他们阴谋中的巨大漏洞便会暴露无遗，他们的险恶用心也会落空。

日本哲学家荻生徂徕曾这样写道：“棋道分为两种。一种约定俗成：棋手通晓各种棋路，将棋艺转为第二天性，从而成为大师；而另一种，则是自行制定下棋的规则。”

此种对权力本质的洞察堪为深刻。我们如果一味地遵守由现行朽败制度强加给民众的各项政治、经济及文化规则，便永远看不到胜利之日，只能任凭这群藏于暗中的寄生虫肆意吸血。

然而，我们要是自己来规定政治、经济的方方面面，要是树立起信心与权威，那么便可以推倒用于控制我们的腐朽大厦，同时以更加完善的体制取而代之。

富豪阶层认为，如果全面实现现代化，如果所有食物都由无人机和机器人来生产，如果分销与物流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如果能够随时开展巡逻、用自动武器系统攻击民众，他们那一小撮人便可以接管整个世界。

尽管超级计算机经过计算，告诉他们上述目标均可达成，但这些机器赖以运算的基础数据远非准确无误。在阿富汗所发生的一切早已表明，二十年有机器人、无人机以及各种尖端IT系统参与其中的袭击仍不足以摧毁一个在经济与社会组织方面自给自足、顽强坚定的群体。

有些人一旦相信我们对当前的独裁统治构成了严峻威胁，相信我们并不是在效仿政客、搞公关噱头，便会调转矛头，与富豪阶层为敌，这样的人在体制内为数甚多。因此不论报纸上的报道有多么天花乱坠，我们都应该展示出无所畏惧的勇气和一往无前的决心。

我们必须指出，亿万富豪们实际上一无所有，他们所主张的所有权以

令人质疑的金融交易和贷款为基础，通过犯罪行为而实现——根据宪法，我们，全体公民，完全有正当理由予以抵制。在他们借“疫情”实施罪行之际，我们更要据理力争，说明我们为何必须全盘没收这群富豪的财产——他们正在摧毁我们的生活，破坏我们的生计。

第三章 制定周密战略

如果没有长期战略，如果不建立起以有志之士为骨干的强大组织——这群人要舍生忘死，对我们立志建立的、健康、公平、自由的社会有清晰愿景——开展切实抵抗是不可能的。

我们目之所及，遍地都是冒牌人民运动留下的狼藉。这些运动的组织者始终宣称只要在网上填写请愿书、向当选官员致信便已足够，剩下的事情可尽悉交给那群高调自恋，在主流媒体上吸睛、却在地方层面只留给民众一片真空的“运动领袖”。

此类“运动”大多依赖于权贵阶层的捐款，从一开始便成为全球主义者效力的特工所渗透。这些“抵抗运动”的参与者称他们组织分散、没有具体的领导人，因此他们的行动灵活高效。然而他们这种犹如一盘散沙、只在周末上街抗议的人从未在人类历史上成功掀起过确实实、意义深远的改变。

这样的民众运动无异于陷阱、诈骗，不过是死胡同一条。

我们的运动必须以信念坚定，甘于奉献，立誓捍卫自己的社区、捍卫整个世界，哪怕为此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不论何时何地都愿意彼此扶持的公民群体为核心。

没有这样的核心，在任何一场运动都无法成功，因为我们面对的，是极度残忍无情的敌手，是掌管这个世界的亿万富豪。他们有大量私人情报和军事资产可供调用，可以随心所欲地印制钞票、招揽走卒。

如果我们运动的领导层中有人为退休金的多少、子女是否能接受高等教育和自己是否能享受顶级医院的医疗服务而担忧，我们的运动终将在强大的现实压力之下一败涂地。

我们的运动必须拥有强大的地方组织，令希望加入我们的人得以同地方代表会面、立即参与各项活动。这些活动必须实实在在，以建立更为强大的地方组织为目标。当前几乎全部的所谓“抵抗组织”都不给地方成员参与策划与行动的机会。大多数此类组织都实行独裁，不论它们拥有多么体现进步性的名字。

我们要向民众转述小马丁·路德·金于20世纪60年代说过的话：

“必须有人对美国说：‘美国，如果你蔑视生命，如果你将人们视若草芥、加以剥削，如果你将人用作达到目的的手段，那么你便是在物化人。

你要物化人，便会在经济上剥削他们。你要在经济上剥削人，便会滥用军事力量，令自己的经济投资和经济剥削不受阻碍。’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告诉美国，她急需重生，美国的体制必须彻底改变。”

这一目标只能通过坚强有力、紧密团结、行动缜密、可作为行动先锋的地方组织来实现。让在电视上滔滔不绝的名人来实现上述转变，根本是痴心妄想——他们或许会尽力尝试，或许有美好的初衷，但最终只会沦为自恋消费的对象，根本无法成为实现彻底社会转型的催化剂。而地方组织一旦准备就绪，便可直接去找当地的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要求对方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再与富豪阶层同流合污，不再参与罪恶的新冠政权，同时呼吁解雇、逮捕协助推行新冠骗局的政府官员和企业CEO。

将强大的地方组织与同样坚强有力的国家、地方和国际网络周密地整合在一起，可以令我们的反全球主义行动更具实质性，能够更好地在地方层面利用富豪阶层的弱点。

这场革命的领导组织必须具有民主、参与式的结构，能够接收基层民众的提案，随后让其在国家、地区乃至国际层面得到考虑与实施。这种充分的参与性将是我们的运动与现有政党、非政府组织、媒体和大学接受富豪献金炒作出来的娱乐事件与各种噱头之间的根本区别所在。

实际上，那些假装有资格与权威讨论政策问题的组织大多是宣传机关。它们佯装关心人民福祉，暗地里却在为少数精英服务。这群精英甚至不愿意跟这些组织的正式成员进行实质性对话，普通百姓更加无法得到同他们交流的机会。现行政策不会根据诸位的需求发生改变，绝对不会。上述非政府组织和政党的运作宗旨，便是传播由富豪阶层及其顾问事先预订的公关材料。

我们需要的，是已经准备好同企业法西斯作战的各层级组织，是愿意针对企业和政府的一举一动提出质疑，用语言、抗议行动乃至生命阻止它们作恶的人。我们的组织要能每周召开会议，能让其成员各司其职、同甘共苦、不惜任何代价地为自由和独立而战。

最后，我们必须建立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反法西斯联盟的、能够抵御企业法西斯的国际联盟，将左、右翼人士，将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组织统一战线。起初参与其中的人不必太多，人们表现出来的决心和意志才是关键所在。那些号称拥有数十万成员，面对法西斯政策却无可奈何、只求苟安的软弱组织，我们早已受够。

我们在与民众接触时，应当询问他们的需要，并且尽可能地向他们提供帮助。我们与其他组织有天壤之别，必须把成员真正当成自己人，给予

他们切实支持。

我们还将就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真实情况发起真诚的讨论。这场讨论必须以事实为基础，将由公共关系公司在超级富豪的收买下大肆宣扬，用于离间、麻痹我们的“左翼”、“保守派”等愚蠢套话摒除在外。我们将详细描述全球情报与军事人员联盟是怎样取得实权，让国民议会，以及国家总理、总统等领导人沦为只会传达企业势力之意旨的喉舌的。

为“政府”下准确定义必须是我们人民工作的核心之一。将政府失职作为万恶之源大错而特错。我们倘若这样做，便正中富豪们的下怀。

尽管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政府，但我们还是需要组建功能性政府体系，以取代当下打着“政府”幌子的犯罪集团。一味地指责政府只会让绝望情绪在民众之中进一步蔓延。正在管理这个国家的，并非政府，而是私有化犯罪组织；而我们要做的，正是再次成立起货真价实的政府——这样的话才铿锵有力，能够激发意义深远的改变。

倘若政府遵守宪法，为人民服务，那么它便会关押亿万富豪，没收他们的财产。务必记住，我们的目标是让政府回归正轨，而非掀起愤世嫉俗的浪潮。

私有化情报、司法、能源、国防和商业部门正在破坏民众的生活，将我们作为猎杀对象。我们要把它们定义为“伪装成政府的犯罪集团”。

我们的宪法尽管有其局限性，但仍旧内涵丰富、思想深邃。我们的运动应当围绕宪法精神而展开。宪法要是无法发挥功用，美国政府便形同虚设，所谓的“政府代表”也无权对我们发号施令、左右我们的行动。

最后，宪法与《独立宣言》的权威性至高无上。这两份文件反复强调，公民有推翻暴政的权利和义务。民众必须懂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在推行国内恐怖主义，而是在根据宪法履行自己的职责，以应对这场席卷全国的大规模集体犯罪。

第四章 别再怨天尤人！

超级富豪们其实正希望各位彼此诉苦，喋喋不休地唠叨富人有多么不讲公道、多么贪心，更乐于看到我们将一切罪过堆在雅各布·罗斯柴尔德或者乔治·索罗斯，以及共济会或者教廷的头上，看到我们向乔·拜登、唐纳德·特朗普发泄怒火，而这两位不过是奉命行事的可悲老人而已。

上述人士堕落至深，上述组织腐败至极，但他/它们只是庞大富豪阶层及其众多拥趸的一小部分。实际上，甲骨文、可口可乐、美国银行、亚马逊、沃尔玛和谷歌等公司都在亿万富豪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所谓的“阴谋论媒体”从未将这些企业与他们的恶行联系在一起。

超级富豪们鼓动民众无的放矢地怨天尤人，因为抱怨会让坐以待毙的人们感觉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是诸位自发地组织起来，将我们的国家所发生的一切告知四邻，制定详尽战略、夺回政府的控制权。

以安东尼·福奇等小角色为中心人物的文章有很多。它们惹人发笑，只会占用诸位的时间，成为诸位在跟朋友喝啤酒时发牢骚的素材。这些文章之所以问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人想要令诸位把精力浪费在抱怨上，让诸位无力拟定有效战略、开展实质性的政治斗争。

我们要关注的是那些幕后主导。我们应当要求查封他们的全部资产，将他们罪行的所有相关文件公之于众，让他们锒铛入狱。

我们需要组建团队，在社区游走，让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些罪犯的所作所为，以及身为公民，我们肩负何种使命。如果我们勤奋努力、坚持不懈，就一定能与反复散播谎言和骗局的主流媒体相匹敌，乃至胜出一筹。

重要的是，我们的讲述应当通俗易懂、平实真切，能够被民众所理解接受，切忌哗众取宠。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的国家存在严重问题，但他们并不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一旦他们明白富豪阶层从一开始便在危害作恶，整套政治话语便会发生骤变，释放出全新的革命潜力。

我们必须解释富豪阶层是怎样通过让新闻源集中在少数跨国企业手中、从而彻底控制媒体的，必须详细阐述华盛顿内部的政治过程，说明交通、分销、零售和民众之间通过网络开展的所有交流处于怎样的框架之下，人们由宪法赋予的独立权是怎样因此而被剥夺殆尽的。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将向地方提交合法的请愿书，详述新冠政权的实质，阐释涉足其中的人是怎样公然违反宪法和地方法律的。我们将要求监

禁所有涉事地方官员。

我们首次提出上述要求时，肯定会遭到嘲笑、无视，甚至惩罚。然而如果我们锲而不舍、有条有理，言辞情理兼备，摒弃由媒体灌输的宣传论调，那么许多现在持中立态度的人便都会开始支持我们将地方级的犯罪人员送入监狱。

我们得以督促地方政客和政府官员披露受贿，受恐吓，与跨国企业签订秘密非法合约，推广疫苗与保持社交距离等抗疫措施的具体细节时，便可以更进一步，对犯罪分子正式提出指控，要求联邦予以批捕。

然而不能起初便从重要人物下手。我们首先更应该从地方层面突破——组织具备相当规模的临时政府，使之压倒原有的、为富豪阶层服务的腐败地方政府，实际逮捕那群罪魁祸首。

实施该计划的关键一步，是增强劳动人民的自信心、精神修养、洞察力、觉悟和智识，这样，他们在审判外表光鲜、拥有常春藤盟校学历之人时非但不会自卑，而且会觉得这完全是自己的权利。他们再也不会被任何暗示或者身份的象征吓倒。

人性具有巨大弱点，这也是超级富豪们得以大肆掠夺的原因。但是在求真的过程之中，人们会大受启发，会觉得自己踌躇满志、摆脱了原有思维的桎梏。普通民众也可以此提升境界，跳脱出庸碌的生活。

挨家挨户地向民众分发宣传册，以科学方式向他们系统性地介绍世界的真实现状会颇有成效。许多在收到手册时一脸漠然的人，在回家之后都会予以认真研读。

我们应当阐明如今体制中已经没有正直之人，应当邀请民众加入我们的地方革命团体。

上述有的放矢、组织有力的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就效果而言，在脸书上闲聊绝对无法与之相比，

一旦美国这些阴谋发动政变的罪恶黑手在普通民众面前曝光，他们的恶行也大白于天下，我们便可以从他们的爪牙、走卒和他们在地方扶植的卖国贼着手，开展行动，进而一一将他们扳倒。

第五章 终结秘密统治

我们必须明白，二十年以来，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和大型企业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使得人们甚至无法道出那些损害国家的可怕罪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了解超级富豪及其鹰犬是如何接管我们的社会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人们大多已经掌握一条常识：只是认为社会存在一系列问题便是犯忌，更别提在任何情况之下将其宣之于口。

1961年4月，前总统约翰·F. 肯尼迪曾在一场演说的开头勇敢地阐明了“秘密统治”这一危机。

肯尼迪总统是这样说的：

“在自由、开放的社会中，‘秘密’一词令人生厌。我们这个民族，不仅生来便反对秘密帮会、秘密宣誓和秘密议程，而且拥有这样的历史传统。

很久以前，我们便明白，过分地无端隐瞒相关事实，要比将其公之于众、予以证明危险得多。

哪怕在今天，通过效仿封闭社会横加限制来抵御封闭社会造成的威胁仍然无甚价值。哪怕在今天，倘若我们的传统无法与我们的国家共存，那么保证我们这个国家的存在便毫无意义。我们正在面临严峻的危机：那些急于借题发挥、向官方审查与遮掩举动底线伸手的人，将会把对加强安保措施的需求加以利用，而这样的需求，有人早已申明。”

1963年肯尼迪总统遇刺之后，美国便开始着力加强保密力度。全球金融势力公然借此同全体政客勾结，同时“机密”的覆盖范围迅速扩大，最后将披露政府恶行的所有文件囊括其中，国防部和情报部门中的恪尽职守、敢做敢当之人也被清除殆尽。

9·11恐怖袭击之后，政府保密行动的力度越来越大。该事件牵涉到大量阴谋论，事关破坏政府职能、在基本决策方面误导公众、威胁或压制无尽对外战争的反对力量等内容。当时还制定了人们提及便会触犯的法律，规定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披露真相的行为都会招致严惩。

时至今日，尽管世贸中心遭遇的骗局式袭击的大致情况已经为许多人所知，但与其相关的实际内部策划、协调和实施过程仍未被查实。

用于掩盖政府与大型企业腐败及犯罪行径、惩罚寻找真相的“愚笨之人”的主要手段有三个：1) 通过保密机制（将相关事项列为机密或绝密），

2) 使用秘密法, 3) 利用保密协议。

在过去的十年中, 将详述企业和政府制度性犯罪的文件列为“机密”或者“绝密”, 将所有揭发它们罪行的人以“破坏安全许可条款”之名处以巨额罚款或监禁, 是被他们大规模使用的旧有伎俩。大批吹哨人都已身陷囹圄、被迫破产, 而这些人只是为国家的利益道出了实情。许多人迫不得已, 签订了法庭协议, 免受牢狱之灾, 但是对自己遭受的非法待遇连提都不能提。

如今吹哨人已经寥寥无几, 因为在当前的秘密统治之下, 那些胆敢违反规定之人会在无人所知的情况下受到惩罚。在黑暗弥漫之时舍弃身家性命似乎意义甚微。

任何有可能让某些人因为腐败而陷入麻烦的材料都会被立即打上“保密文件”的标签, 并因此而成为禁忌。正是此种做法令投资银行和跨国企业得以在过去二十年内不留痕迹地从国防部和中央情报局等部门窃取了数千亿美元。2020年, 特许投资银行也用同样的方法从美联储盗走了数万亿美元。此举通过如此大规模的财富转移创造了一个不可撼动、全权在手的统治阶级, 彻底改变了美国社会。

倘若财政部和美联储的大多数相关文件没有被列为绝密(这一恶举可谓史无前例), 他们绝不会得逞。

现在, 联邦调查局、财政部、海岸警卫队、商务部, 当然还有疾病控制中心, 每天都在保护投资银行及其背后运营者——那些亿万富豪的利益。

这一新兴文化令已经遭受9·11事件重创的美国政府化作了行尸走肉一般、受命于极少数人的犯罪集团。

秘密法与保密机制相反, 是具有联邦法律全部效力、由国会通过的一项或几项法律。然而此类法律仍不为多数人所知, 讨论其存在的人都会遭到处罚。

秘密法的定义本身便公然违宪, 诸位本该觉得人们必须为此爬上屋顶大喊大叫以示抗议。然而, 在这个可悲的时代, 知识分子颓废堕落, 一味地妥协让步, 沉溺于自己的小小世界。在他们的心中, 比起自己的退休金来, 上述问题简直微不足道。

对方是如何使用秘密法来支撑美国影子政府, 让其早在各机构按照宪法行事之前便做出决策的, 我在这里无法全面详述。在秘密法的影响之下, 人们竞选公职的道路严重受阻, 他们的想法也绝对不会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中——不论他们的观点具有多么重要的价值。

秘密法令相关话题在政府、智库、高校和媒体就政策开展的讨论中成

为了雷区。媒体不愿意报道真相，并非仅仅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是法律不允许它们揭露事实。

那些追求真相、违反秘密法规定的人受到了残忍惩罚，但他们的遭遇并不为公众甚至亲友所知。

最后，从商、从政人士从一开始便被迫签订保密协议，否则便会无业可从。此类协议均规定，倘若披露要求使用这些协议的组织的犯罪行为，他们便会面临巨额罚款与其他处罚。

此外，法院方面也采取了相同措施，强迫公民签署保密协议，一旦暴露真相便要入狱或者缴纳罚款，导致人们三缄其口，惧于详细讲述导致自己不幸的企业或政府的罪行。

美国的保密制度覆盖了国会上下、联邦政府，而且企业、银行和私人情报及执法部门均被纳入其中，其影响相当深远。

美国越来越多的重大问题成为了禁忌，越来越多的犯罪阴谋成为了媒体、学者甚至普通人的禁区。

在背后导致美国今日灾难性制度崩溃的主要因素，并非某个政客的缺点，而是这种秘密统治。在新冠危机之下，面临崩塌的美国足以与走到穷途末路的罗马帝国相比。

现在，我们必须推倒对方筑起的违宪保密之墙，否则便无法阻止我们国家生命力的流逝。正是这堵墙将公民拒于政策过程之外，阻遏政府履行基本职能，让当前的系统性极权统治成为了可能。

在此关键时刻，全部保密材料必须被公之于众——只有就条约、协议进行的讨论除外；一切秘密法必须被定性为违法、违宪之规；同保密协议相关的刑事强制措施必须予以叫停。

第六章 拒绝外包！

我们要从企业与腐败政府手中夺取国家的控制权。这场运动背后的各个组织必须拥有强大的内部力量，它们的领导人必须刚正不阿、忠诚坚定。一定要避免依赖于富豪的资助、将行动环节外包给怀有除革命以外其他目的的营利性企业——此类企业很容易受到来自超级富豪的压力，破坏、削弱我们的努力。

财富集中与美国社会的阶级化令大多数运动和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在明里暗中对富人的资助依赖至深，而富豪们对普通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要么视若不见，要么抱有敌意。因此在起步阶段便避开敌人设下的陷阱、自强不息，这一点尤为重要。

一定要时时刻刻拒绝外包。我们应当定期碰面、召开会议，通过邮寄交换手写文件，免得让企业派出的特工有机可乘、在紧要关头兴风作浪——谷歌、微软、脸书和推特在表面上大义凛然，其实也在开展此类犯罪行为。

诸位每一次使用脸书、Gmail、推特、谷歌或者YouTube时，都会让跨国企业得知诸位在做什么，进而确定让何人读得到诸位的文字、诸位可以接触到谁。在许多情况之下，它们甚至可以决定对诸位的行动是予以允许还是进行制止。

因此诸位并不是手中智能手机的真正主人。那些企业不仅能够读取智能手机中的全部信息，而且可以改变手机上运行的程序，从而调整诸位可以搜索到的内容、确定诸位可随意与之交流的对象。我们亟需制定透明的信息使用章程来对上述过程加以限制。至于现在，我们要尽可能地控制言行、信息交换方式以及内心。

我们的目标并非乞求运营YouTube和脸书的犯罪集团，请他们公正行事，让我们更有“客户”的样子，而是摧毁这种已然变为犯罪垄断的、屏蔽一切对立面的私有化交流与教育方式。我们要用透明、负责、由人民运营的合作企业取而代之。这一技术管理方面的转变必须从我们紧密团结的组织内部开始。

然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民众首先必须认识到现行制度有多么腐败、朽烂与危险。谷歌和脸书扮演着宣传平台的角色，不惜耗资数十亿美元来让我们相信天下无事，同时为跨国企业和超级富豪竭诚服务。它们利用秘密

法和其他非法手段来逼迫我们依赖于它们的垄断、将想要以透明的民有合作企业取而代之的人们阻隔于公众视线之外。明显可以代替跨国社交媒体和信息系统的平台都已被犯罪集团屏蔽。

起先，我们或许不能不使用它们的服务，但我们必须清楚，根除它们、终止一切外包行为才是我们的重要使命，由跨国企业运营的社交媒体、搜索引擎和其他平台永远不会为地方社群的利益服务。

第七章 组建独立社区

我们的抗企业法西斯前线绝非供有钱人周末消遣的娱乐场。它需要人们每时每刻、坚持不懈的努力，需要在每一环节得到独立社区的支持。

这场运动的核心之所在，是建立在经济、思想上完全独立，自给自足的社区网络。起初这样的合作组织与社区或许为数不多。可是，一旦我们设计出可以推广的模式，它们的力量便可迅速壮大。

经济独立意味着社区内部可以自产衣物、家具、工具、住宅等产品，创造我们自己的、完完全全独立于联邦金融系统的货币和货物交换制度，尽己所能培育我们自己的粮食、而不必依赖于分销和物流的垄断体系，摒弃塑料与纸张包装，摆脱借食品征收的苛捐杂税、以及掏空我们钱包和身体的杀虫剂、除草剂、石油衍生化肥和转基因产物。要是可以除掉这群吸血鬼中间人，那么我们的运动便会更为摧枯拉朽，那群寄生虫也无以再从我们的经济命脉获取养料。

所谓思想独立，是指摆脱由商业媒体播放的、旨在给大众洗脑的电视节目，同时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的新闻业，为我们的孩子开办我们自己的学校。我们将就地方、国家和国际问题开展讨论，让公民进行富有建设性的理智探讨，将主流媒体的空话、套话、宣传和公然反智议题拒之门外。

这样一来，我们便可像躲避瘟疫一样避开由大型企业强推给我们的思想领袖，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思想独立性和知识能力。届时我们将会意识到，所有人都有潜力达到身为公民所需的智识水平。

保证村庄和社区成员的正式身份以及人们对村庄和社区的共同所有权是一种极为有效的手段，可以让大众通过合作来清楚地认识到独立性的重要性。

我们将欢迎在新冠解雇浪潮中失业的人，因封锁政策和其他恶政而破产的人，还有因拒绝接种疫苗而遭到迫害的人加入我们不断发展壮大的社区。此外，请记住，跨国企业和比尔·盖茨等亿万富豪宣布归其所有的田地均属于我们的社区。农田珍贵无比，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根据美国宪法，我们拒不承认超级富豪和跨国企业以田地为购买对象、使用虚假货币和其他金融手段进行的交易成立。实际上，他们一无所有。

第八章

阻遏自我崇拜思潮 抵制企业对自恋文化的宣扬

真心实意地反对全球企业法西斯主义的诸位，一定目睹过身边的众人 and 亲友被电视节目催眠，沦为了被动消费者，无法设想自己同社会的关系，只知道自己能赚多少钱、能买多少东西。这样的人想象力贫乏，根本无法理解如今富豪阶层是怎样接管世界的——此事并没有写在网上的新闻之中。

跨国企业收买鹰犬，创造了一套以各大企业为主导的体系；该体系为民众建立的规范和价值观并非自然而然，而是具有诱导性的。这一过程已然延续一个世纪之久，公然违宪，其背后的阴谋昭然若揭：推翻第13、14和15条修正案，重建奴隶制。

节俭、谦逊、真诚、忠实等传统价值观已经被一套系统性的洗脑程序抹除。而通过毒害人们的思想将这套程序植入其中的，是娱乐至死、哗众取宠的新闻。健康的价值观、家人之爱和民众之间的互助精神消失无踪，假神矗立在我们面前，遮挡着面孔，冷血无情地要我们将自相残杀、追名逐利、内卷、毫无掩饰的自恋和贪婪作为公民的基本价值观和新兴宗教。

在追逐名利的斗争中，人们的自恋观念（即自我崇拜）破坏、摧毁了他们组织社群和有效运动的潜力，实乃令人惋惜。

自我崇拜思潮的泛滥是广告推销和公关活动大肆蔓延的结果，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企业掀起这股思潮的意图是诱导消费者依赖于产品（从而依赖于企业）、陷入被动状态、迷恋自我。强调财富与自我意识的音乐视频、以个人体验为中心却忽略家庭与社会的言情小说、以独立于社群的超级英雄为主角的电影、暗示消费和“变美”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道路的时尚杂志，以及各种各样建议我们向亿万富翁们学习、见我们因同类相残、相食的文化心惊肉跳便谴责我们愚昧幼稚的“互助专家”都在宣扬此种思潮。

自我崇拜思潮将阶级斗争的存在，将各个群体团结一心的必要性，将照顾亲友的重要性，将谦虚、谨慎、俭省、良善等重要美德要么掩盖遮蔽，要么冲刷殆尽。

同这股思潮紧密相关的，是对技术的推崇和某些企业对“使用iPhone手机或者在脸书上发文可以提升情感与精神体验”此类观念的推广。技术通常会对社会和文化造成威胁，具有潜在的破坏性。人们在做与技术相关

的选择时，一定要谨小慎微，采取透明开放、容许参与的方式。倘若有企业未经居民审查便可将危险的5G技术引入我们的社区，那么我们便身处极权统治之中无疑。

在对技术和自恋主义的宣传中，缺失的对象是理性、客观思考的能力，放慢生活节奏、读一本书，或者全方位地思考复杂问题。换言之，自恋文化破坏了人们身为公民所应具备的才能，掏空了本应是各方面管理之基石的宪法系统。通过广告宣传诱导自恋的企业都在实施犯罪和叛国行为。

企业对自恋文化的宣扬导致人们不再关注自己的公民身份。这意味着许多人会被高调却无甚实际意义的抗议所迷惑，哪怕在某些毫无权威性的法律大受自封的专家推重时，也相信政府有所作为。

也就是说，有相当数量的民众已经失去了通过客观思考、利用科学方法来判断时事的能力。

我们要推翻富豪阶层，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营造一种文化，取代这张权贵为了将我们裹挟其中而编织的、极具危险性的放纵与懈怠之网。

人们的需要和智慧可以通过民主程序转化为政策。然而，如果人民受到误导，终日接受文过饰非、颠倒黑白的新闻的灌输，如果他们因为受到怂恿而自暴自弃，失去了对管理国家的兴趣，那么我们面前便只剩下了无“民”之“主”。真相从不讲民主——尽管这一点人们难以接受。我们要通过投票来决定何为真、何为假，这种矫枉过正、死啃教条的行为简直无异于精神失常之举。

因此，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真相何在，随后下定决心，勇往直前。

第九章 掌控经济

富豪阶层的权力主要源于他们通过与跨国企业和投资银行秘密结成的同盟而实现的、对经济活动的掌控。他们可以通过中央银行凭空印制货币，用之以大肆贿赂、购置不动产、开发他们用来控制广大民众的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指的是用于处理其所收集到数据的超级计算机、卫星、监控摄像头、无人机和其他用于窃取个人数据的间谍软件。

只要人们认为这群富豪挥霍的钱都是他们自己赚来的，他们称归自己所有的资产真的属于他们，他们投入到自己项目之中的资金真的存在，他们控制全球经济的手段就永远不会失灵。

要抵御他们对全球经济系统的接管，我们必须采取两种方式。

首先，详细记录亿万富豪们是如何通过投资银行和情报机构（如今的情报机构大多已被私有化）来人工制造自己的财富、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美国民众的，并将相关文件分发给全体公民，提高他们对国家真正现状的认识。

现在是公民教育的关键阶段，因为人们能接触到的、针对富豪阶层提出的批评大多都是大而泛之、煽情简单的阴谋论，即使有时会准确地描述对方的罪行，但并不会针对国家体系的运作方式做具体分析；因此在民众为推翻富豪阶层制定战略时，这样的材料根本毫无助益。

其次，我们需要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给自足的独立经济体系，借之以躲避全球金融界的恶劣影响。我们还需开创地方经济金融交换系统，以后让其覆盖整个国家，以取代腐败的、当前为了大型企业的利益而左右美国的美联储和寄生虫银行网络——许多此类银行都把总部设在美国境外，不论从何种意义来讲，都跟“美国”本身毫无瓜葛。

我们在各个地方组织起致力革命、为捍卫自由和法治而战、不论遇到何种考验大家都能同舟共济的小型公民群体之后，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独立经济系统。

首先从货币入手。我们用货币来进行商品交换，但对其没有控制力；让货币升值、贬值、甚至化作废纸的，是全球金融界的幕后力量。他们设下阴谋诡计，用数字货币来取代真实货币，而前者使用渠道的开放和关闭均可由他们在不经过民众允许的情况下掌控。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一威胁可谓严峻至极。

我们要在社区内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我们的货币要与公民之间的产品、食物和服务交换相关联，而此类交换必须独立于封闭的、由少数超级富豪统治的物流、分销和零售帝国。我们的货币体系将以实质有形的物品为基础，从而不被富豪阶层炮制出来的、用以掠夺我们的通货膨胀所影响。

大型商场、特许经营和名牌商品构成了当前非参与式吸血经济体系的支柱，将曾经存在于美国的地方性独立经济框架摧毁殆尽。大多数人甚至不记得，我们也曾拥有健康独立的地方经济，各个地区可以自行生产衣物、工具、家具和食物，因此资金不会外流，当地的工作岗位也十分充足。

我们每次被迫在沃尔玛、塔吉特、全食超市或者星巴克消费时，都会有大量资金流出我们的社区，通过这种主导美国经济的经济独裁体制落入超级富豪的口袋。

我们不需要、也不想由跨国企业及其麾下的公司来替我们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它们提供的岗位以大型投资银行和联邦政府投入的、并不实际存在的资金为支撑，其所带来的正面影响难以长久，而我们的钱财却通过通胀被窃取一空。

我们要是可以在自己的社区生产一应所需，那么由此产生的利润便能留在当地，从而让我们得以在社区内创造真正的工作岗位，让劳动者得以自主抉择，不必为了满足偏见满满的工作要求而受富豪阶层的摆布——他们之所以布下重重障碍、吹毛求疵，就是为了控制我们。

这样的独立经济制度将会引起全方位的改变，在这场与难以撼动、残酷冷血的全球富豪阶级为敌的斗争中赋予我们新的力量。

在我们的生活中，现有的独裁性分销、物流、营销和金融系统无时不刻不在掠夺我们——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予以清晰的认识和描述。可悲的是，大多数非主流媒体平台都惧于金融大佬的势力，只是针对政客发发牢骚，并不就当前经济系统的运作方式做详细描述，对我们争取经济独立的途径更是避而不言。

我们必须在革命斗争中教育民众，让其了解跨国企业及其本质。苹果、谷歌、可口可乐和亚马逊并非美国企业。这些跨国实体剥削着人民，却只为世界上的极少数精英服务，缴纳的税款也微不足道。

把就业和薪资挂在嘴边，却从不提及真实资产的政客，不过是在扰乱视听。

三十年来超级富豪们大肆犯下的罪行本身便足以让他们落得资产全部依法充公的下场。

然而，主流媒体却在哄骗人们，说这些犯罪集团都是美国同胞，我们

应当支持他们，对抗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的威胁——而此类所谓的威胁通常是由上述跨国企业捏造出来的。

经济由增长率、消费、生产、进出口、利率以及股市来决定，其中以股市最为关键——学校向学生灌输这样的观念，主流媒体也不厌其烦地讲述这样的“道理”。每天，大多数早报和晚报都充斥着关于上述领域经济活动的报道，然而经济活动本应遵循理性、科学的经济学原则。

然而，现在经济学却已经沦为同炼金术、巫术和水蛭放血疗法一般无二的“科学”。经济学家们如捧出圣谕一般开出的幸福处方实际上对民众的生活毒害至深。“经济增长”不过是人为炮制的概念，它怂恿我们为了改善生活而肆意浪费、不知满足地开采破坏自然资源。人们对经济增长的需求根本没有科学基础，却有大量证据表明，为追求经济增长而进行的活动会破坏民众生活，对资源和自然环境有负面影响，因为这些活动的主体只顾眼前的收益，却无视长期的后果。

经济增长同病态消费息息相关，以此种观点作为支撑：我们只有靠不停购买、丢弃不需要之物，才能阻止经济崩溃。在这种消费意识的影响下，倘若有人建造能够屹立三百年不倒的房屋、制造能够使用一百年的桌子、编织能穿五十年的毛衣或者通过缝缝补补将一双袜子用上十年，那么他便是在破坏神圣的经济系统，此举无异于犯罪。要是有人自己种粮种菜，为照顾自己病弱的母亲而耗力费时，那么他便是碌碌无为，浪费时间，因为这些事对经济、对经济增长、对GDP的提升并无益处。

我们在商店所购的大多数物品都生产于海外，跨越重洋从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地方运送而来，包裹着纸张或者塑料，只能经过中间商的层层转手才能买到。

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错误观念：经济增长只有通过进出口才能实现，而且对于普通民众的生活举足轻重。实际上，全球贸易以及对“自由贸易”的死亡崇拜对地方经济有破坏性影响，已经被富豪用来削弱民众的经济独立性，从而令他们沦为奴隶。

从中国、印度、墨西哥或者泰国运来的所有商品必定会由跨国企业转几道手，每转一道，经手企业便会大捞一笔。这些企业大权在握，随时都可抬高商品价格甚至阻止地方经济运行。

主流报纸经济版面的主要新闻都以利率和股市为中心，似乎在告诉人们，它们是我们经济的基石，专家必须予以精心照拂，以保证我们的福祉。

我并不打算不懂装懂，告诉诸位跨国银行是通过何种肮脏而又神秘的系统来设定利率，他们又是如何将受自己左右的利率和汇率作为大棒、惩

罚胆敢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扶危济困之人的。我只想说，那一整套系统完全在美国的宪政框架之外秘密运行，因此并不具有合法性。

股市也一样让人心惊胆战。投资银行正是通过股票系统同各大企业的CEO相勾结，凭空为自己创造财富的。由纳斯达克等营利性企业运营的股市让其他公司得以用银行贷款或者来自联邦政府的资金回购自己的股票，从而获利。这根本就是一场规模巨大的庞氏骗局。

美国宪法并未提到股票此物，政府机构也没有义务对这一罪恶买卖予以支持。我们受到了蒙蔽，对宪法框架之外危险而又不负责任的机构依赖至深，这一事实意味着向参与式的民主经济过渡绝非易事。然而，面对由新冠专制政权推行的致命阴谋，我们别无选择。

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按照宪法条文与精神建立以人民生产活动为中心的经济体系。我们不仅要揭穿华尔街和受控股市的骗局，还必须向美国奉上另外一种经济体系。这套经济体系要以民众需求为重点，支持地方经济，不依赖于跨国企业全球经贸往来的“涓滴效应”。

重要的是，我们在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同时应当强调食物生产的关键作用。亿万富豪们将控制农业作为重中之重，因为他们打算在这场战争的后期让抵抗者无以为食。他们已经囤积大量耕地，让跨国企业用以通过现代化手段种植转基因作物，同时施以大量杀虫剂和除草剂，用人造肥料毒害土壤，将这样生产出来的食物提供给民众消费。

他们的意图是完全控制食物生产，不让人类参与到任一生产环节之中。

富豪阶层正在采用危险方式为新阶段的阶级斗争备战，主流媒体却对此视而不见。我们必须严阵以待，自给自足，挑战诸位富豪的权威，禁止他们用投资银行印制出的假币购买属于全体公民的农田。

第十章

拯救知识群体 重整教育

倘若身为国家基石的知识群体没有彻底沦落，那群亿万富豪或许无法顺利展开规模如此之大的骗局。大多数民众都碌碌无为，为养家糊口、赚取家计而奔忙，要了解世界时事及其对自己的影响、如何应对，只能依靠少数博通经籍、见多识广的专家——毕竟这群人掌握了许多百姓永远无法获得的知识。

知识分子的背叛

这些专家，这群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均为教授、研究员、律师、医生、记者、工程师以及从事各行各业、乃至政府中的专业人士。他们的任务是找出我们面临的问题，作出理性易懂的分析，进而提出解决方案。

然而这些知识分子却辜负了民众的信任，让人们在全球金融势力发起猛攻之际茫然无知。我们在这里将他们的这一行为称作“知识分子的背叛”。

他们接受了秘密贿赂，大肆宣扬9·11事件、《爱国者法案》、军队和情报部门转变为秘密政府、新冠疫情等骗局。尽管他们以民众缴纳的税款为经济支持，接收教育、开展活动，却陷入了一个自恋的幻想世界。在那里，他们的名誉和个人需求是一切的中心，他们也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为人民的利益舍身牺牲。

在教育、引导民众这一方面，知识群体不可或缺，且必须发挥核心作用——对于许多人而言，抽空关注科学、技术、经济、国际关系或者历史问题根本就是一种奢侈。

这场反超级富豪之战需要我们重塑知识分子的尊严和责任感。我们必须向不追名逐利、立志为民众长期利益服务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提供协助。

各大企业打造了尤瓦尔·赫拉利(Yuval Harari)、乔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等有名无实的学术明星，让他们推广一种以个体而非社会组织为中心、以自我实现为核心宗旨的世界观。在被收买的知识分子营造出的虚幻世界中，所有责任都由个人来背负，寄生虫一般的企业却避而不现。

与此同时，这批家喻户晓却又高不可攀的红人对我们耳提面命，而我们社区中真正的知识分子、社区大学中的教授、高中教师、地方医院里的医生和地方报社的记者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经济生活土崩瓦解，要

么被迫陷入贫困，要么完全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

这绝非偶然。

我们根本无法从街坊四邻中找到一个博文广识、能够解释分析全球时事的人。社区大学和地方高校纷纷关闭，令大多数民众彻底失去了同受教育阶层交流的机会，不得不依靠由企业操控的互联网搜寻资讯。

即使在网络上，谷歌极富偏见的搜索算法，以及针对媒体或者社交网络内容的秘密限制也让忠心赤胆、关心国家命运的知识分子无法出现在普通民众的眼前。

正如安东尼奥·弗朗西斯科·葛兰西所述，这群道德高尚的知识分子必须让自己同民众有机地联合起来，让民众懂得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一切，借鉴过去三千年中政治改革家们的智慧和经验，帮助大众组织起来。

要将民众紧密团结、让他们做好推翻富豪阶层的准备，这样的活动必须由立场坚定、富有革命精神的知识分子发起、作为核心力量。我们要定期举行公民会议，让民众讨论自己的所忧所想、在地方建立参与式治理体系。此类讨论可以渐渐对民众产生影响，帮助他们主动摆脱电视和其他堕落的主流媒体、提升知识境界、积极展开彼此交流。具有使命感的知识分子需要向民众解释政治经济的运作原理、如何才能求生，但同时也要引导大众独立思考，让他们树立起对自己创造性和想象力的信心，最终营造更为理想的社会环境。

人们一旦开始重新拥有知识方面的独立性与作为宪法所规定之公民的自信，便能够自己开展会议、建立组织，在地方层面进行斗争。届时他们将无需再把特朗普、奥巴马这样的骗子奉为保护神。

教育

我们如果想要为推翻富豪阶层而团结知识群体、争取知识独立，那么就必须立即创办自己的学校，让我们的孩子免于接种危险疫苗、免于接受有害的聚合酶链反应检测，同时令他们得到学习独立思考、摆脱洗脑宣传的机会。如今各大企业早已通过明里暗中对政客和政策制定者的贿赂让用于洗脑的内容渗入了公共教育。

在让公民重获独立与对抗富豪阶层的力量这一方面，我们的学校——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事业无需耗费巨资。

我们仅仅提出建立不依靠任何企业资助、由民众运营的独立教育系统，便可让政治氛围发生改变。此外，许多公民都具备任教资格，他们可以兼职教育自己的孩子与邻居的子女。倘若我们锲而不舍，全新的教育体系将

很快问世。

这一项目必须将公民继续教育囊括其中，让民众能够定期同有情操、负责任的知识分子会面讨论，学习政治经济运行的真正规律，增强对历史和文化的了解，进而弄清楚我们的现状。继续教育的内容必须涵盖种植粮食、用草药治病、制作衣物家具等实用技能，以此来帮助民众脱离对政府和企业的依赖。

我们所需的资金绝不能取自于任何基金会、任何企业——它们要破坏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才有利可图。请慢走，卡耐基基金会！请慢走，福特基金会！请慢走，洛克菲勒基金会！

公民继续教育体系还应包括写作和艺术创作——这两项课程可以让民众学会作曲、绘图，而不必依赖于品牌化的、由为跨国企业效力的宣传公司提供的音乐、文本和图片。他们捧出商业音乐和商业设计的主要目的便是给民众催眠洗脑，让民众接受各项法西斯政策、将其作为寻常之物。而大众的艺术创造能够以我们生活中真实的问题为焦点，从而为我们亲手改造社会提供线索。

公民教育是抵制对方精神毒害运动的关键——这场运动的要旨便是破坏民众的独立思考能力。所谓“精神毒害”是指通过垃圾音乐、食品、电视节目、社交媒体和其他武器来残害、“强奸”人的思想。在这场阶级之战中，敌我双方首先会在这一领域交锋。

教育的实质并非让人为日后就职而记住某些东西，而是帮助公民学习如何针对世界展开独立思考，学习如何自学，如何每天使用科学方法、通过适当怀疑来了解世界。

道德教育同样不可或缺。人们要学习怎样通过了解古训中关于伦理道德的内容来克己复礼、淡泊明志。

新闻

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将新闻纳入教育范畴，令其向民众提供准确无误、同社会密切相关的信息，启发他们进行独立思考。毋庸赘言，主流媒体放送出来的，根本不是新闻。

一小群经过适当培训、具有道德担当、意志坚定的公民便可顺利组织自己的报社，便可向民众呈现从包括主流媒体在内的新闻源头遴选出来的，为便于阅读、丰富内容而加上恰当注释的资讯。

新闻必须披露主流媒体极力遮掩的问题，比如引入高新技术和强化专制统治之间的关系，等等。计算机、自动化和在线购物并非提高生活便利

程度的必要元素，反而构建出了他人无法穿越的领域，让企业于其中在不告知我们、不经我们允许、不征求我们理解的情况之下独断专行，剥夺我们由宪法规定的权利。

尽管我们要付钱购买智能手机、使用通信服务，但这些手机实际意义上的主人是各大企业，而非我们。它们不断地更新升级，将用户信息传输给各大企业和政府的数据整合中枢，我们却无知无觉，更不用说予以同意。更重要的是，他们刻意使用含有性暗示的程式和关于美食、娱乐和旅行的资讯来刺激民众，其目的是破坏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此举是对我们基本权利的公然侵犯。

倘若不能坚定立场，我们便会一步一步地渐渐沦为奴隶。倘若没有新闻来揭露他们的阴谋，公民便始终被蒙在鼓中，直到一切都无可挽回。对于我们的独立来讲，民众对暴政的反抗极为关键，我们一定要把这项事业作为重中之重。

我们的目标是用我们自己的教育和新闻系统完全取代现有体系，满足人民对精神和知识独立的需求。这一目标无法一蹴而就，因为那些遭受主流媒体多年洗脑的人需要积极参与我们的讨论和辩论，克服自己不健康的依赖心理。我们都有身边的挚爱之人陷入此种悲惨境地。

第十一章 按部就班 循序渐进

在顺利迈出争取经济独立和知识独立的先头几步之前，我们不可能直达终点，将富豪阶层彻底推翻。在仓促之间扳倒比尔·盖茨等象征性人物极可能招致反扑，因为他并非孤例或者唯一的幕后黑手，而是社会深层次问题的具象。乐于见到比尔·盖茨倒台的亿万富豪并不在少数，因为这样一来，人们就不会把矛头对准他们，他们便能继续这场以剥削和操控为目的的战争。

还有，大多数抵抗运动都被超级富豪的间谍渗透得千疮百孔——他们假扮为诚恳朴实的公民，却只会提出无用乃至破坏性的建议。这群间谍和卖国贼想让民众一味地怨天尤人，偶尔才举行一次未经周密计划的抗议，从不思考具体该怎样，该由谁来没收那些富豪的资产、摧毁他们赖以生存的指挥链条，

我们一旦掌握材料、能够以易懂科学的方式解释富豪对政府接管行为的罪恶本质，便要把这些内容编入演讲、写入手册、加入新闻，表明我们的组织忠于宪法——正是它规定了国家应为何物——具有合法性，同伪装为政府的犯罪集团有天壤之别。

做好充分准备之后，我们便可以更进一步、提出要求，要求担当富人爪牙、袒护其罪行的政府官员辞职或者入狱，要求有关方面完全披露关于9·11事件、新冠疫情以及破坏政府的其他罪恶行为的保密文件——在这一点上，我们决不能妥协。

我们必须要求终结现有政府的影子统治——如今的政府由某些情报和军队派系把持，而他们只对富豪们负责。倘若那些罪犯拒绝遵从，他们便要真真正正地自食恶果。

以极具说服力、有条有理、毫不让步的方式从地方层面开始提出上述要求并予以落实，便可成功地扭转局势、逼迫渎职官员下台，不论我们起初遭受了多么严重的挫折。

我们必须凭借实力取胜。我们没有妥协的余地。我们如果要求各州立法机构、国会和白宫中所有现任官员辞职，那么便要坚定立场，毫不犹豫。引领我们行动的是宪法，而非虚无缥缈的幸福幻象。

严格遵照宪法提出的各项要求将在每一转折时刻助燃我们的革命之火。

正是宪法和《独立宣言》赋予了民众通过革命推翻腐败政府的权利。比起任一政府机关、任一企业、任何法律法规，宪法更具权威性。

宪法的任何章节都没有提及民主党、共和党、诸多说客、各大企业以及众多其他当前制定政策的寄生虫机构。因此我们公民提出要求，让上述组织不再参与政策的拟定和执行、不再在日后的大选和关系到国家未来的讨论中担当任何角色，完全合理合法。

显然，上述要求会令所有已被私有化的政府服务（它们在本质上均属于违宪活动），以及干涉华盛顿政策制定过程的一切外国政治掮客受到波及。

我们的组织必须结构严密和谐、管理有条不紊，足以在全国进行机构整顿、体制改革时按照宪法规定起到临时政府的作用。

一定要避免不作区分地将所有政府作为邪恶机构来打击。富豪阶层斥巨资捧红媒体明星、炒作所谓的“政治运动”，目的之一便是进一步散布这样的论调：政府，还有个别无能的政客（比如可悲年迈的乔·拜登和唐纳德·特朗普）是万恶之源。

此类别有用心的话语掩盖了富豪为私利操纵政府与其他机构、在政府之外私自制定政策后通过说客和顾问将其塞给政客和官员的过程。

我们需要政府。政府必须小而精，符合宪法规定，由洁身自好、恪尽职守、富有远见的官员组成。

一味地抨击政府会扰乱民心，将一切问题归咎于少数害群之马、暗示政府无一不是处终将对我们的努力产生极大破坏。

政府必不可少——尽管它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必须始终由具有远见卓识的公民来管理，避免其滑回专制的深渊。

如果我们无法建立某种形式的合法政府，便不会在对抗企业法西斯的战役中取得成功。

能够将那群罪犯绳之以法的，必将是政府——经过重生的政府。我们不能仅仅说一句“把他们关起来”，便以为万事大吉，而要建立可靠负责、能够将他们监管起来的机构——这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我们应当对坚持履职的政府官员表示同情，并且欢迎他们加入。与此同时，那些为了维护富豪阶级的利益参与阴谋策划颠覆合法政府的人，应当被判为罪犯；由他们控制的组织则应被列为“伪装成政府组织的犯罪集团”。

扳倒亿万富豪，将其关押

我无意详述这场斗争的最后阶段，因为到时一切都会不言自明。

我们需要制定计划，切实查明全球200大富豪所拥有的资产、他们获得这些资产的途径、对他们予以支持的组织和企业，以及他们为准备、实施自己的战略而直接雇佣的私人策划和安保团队。

一旦上述细节大白于天下，他们对手中钱财和资产所有权的合法性便会遭到系统性的破坏。我们必须以简明科学的方式向民众讲述他们的大规模罪行，劝说他们的爪牙和叛国拥趸同他们断绝关系。

最后一步是一点一点地没收他们的资产，一步一步地孤立他们。我们将就他们对手中资产的所有权、他们对超级计算机的控制权，以及那些私人情报部门分析师的身份提出质疑，最后终结他们对土地和军事化围地的业权。

这一过程完成之后，逮捕、起诉他们便十分容易。倘若上述过程半途而止，倘若民众没有充分地认识到这场危机的真正本质，倘若投身于这场革命的人数寥寥，倘若我们的行动方案不够具体，那么仓促行动、无的放矢只会让我们的努力付之东流。

这样的失败很可能会以某位政坛救世主或经济领域的救星为具象。他们会承诺帮助大众实现经济上的平等和自由，背地里却与亿万富豪相勾结，接受他们的脏钱。

第二部 钱，并不神秘

第一章 货币危机之根源

诸位钱包中印刷精美、被称作“钱”的纸张究竟从何而来？钱为何会拥有价值，我们为何可以用钱来购买商品？这些问题非但并不无聊、不含厌世意味，而且相当实际。然而那些就经济现象和原理大谈特谈的权威人士，还有那群稳坐在豪华办公室中向我们灌输所谓“宝贵观念”的政客们却对它们避而不谈。

也就是说，尽管媒体给我们洗脑、迫使我们相信钱是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东西，但金钱本身却永远不会成为供人讨论的议题。

与钱有关的问题由来已久。当前的货币问题实质上是价值危机。在这场危机之中，我们的钱被一名唤作“通胀”的隐身屠夫当着我们的面屠戮宰杀；与此同时，美联储又通过秘密仪式、利用黑魔法将纸钞印出、免费分发给富豪和银行。

在这场恐怖闹剧的最后一幕，我们将被迫转而使用数字货币。控制此类货币的，是美联储不负责任的诸多势力——他们最后将会把我们钱包中的钱变为废纸、冻结我们的账户，或者以收税、罚款的名义随心所欲地没收我们的钱财。

银行印钱购买股票、偿付富豪的债务时，我们口袋、存款账户里的钱便会相应贬值。简而言之，富豪们正在暗中通过稀释货币价值窃取诸位的钱财。他们将这一窃术称为“通货膨胀”，暗示我们钱是在某些自然规律的作用之下变得更不值钱了。按照他们的说法，通胀与地震、台风、洪水和干旱一样，属于自然灾害，

这套关于货币和价值的谎言有权威理论做支持，而炮制此类理论的，却是拿钱办事的所谓“专家”。其实这群专家知道，我们银行里的钱并不会因为上帝的举动而贬值。只有在银行为购买毫无价值的股票和毫无用处的武器、大肆收购农田而印出总额达数万亿美元的纸钞时，钱的价值才会一落千丈，而诸位还会因此为食物和住所多掏腰包——房租也会飙升。

要了解当前的金钱危机，我们必须回顾百年以来所发生之事件，反思我们为何会沦落至此。

具体说来，这条下坡路以1913年12月23日美联储的成立为起点。当时人们需要对国会、对人民负责的国家银行，银行中的钱也要依据宪法由政

府以透明的方式印制管理，然而如今的体系，却令财政政策完全被私人银行所把控。

可悲的是，现在的货币监管体系是由是J. P. 摩根等狡猾阴险的银行家，而非美国开国元勋一类具有远见卓识之人所建立，而这一体系恰恰是国家经济的核心所在。

尽管该体系曾经起到过一些作用，但在接下来的世纪中，流毒还是慢慢地蔓延开来，侵染了全国：私人银行利用自己对金钱的控制权来贿赂（也就是所谓的“游说”）国会议员、校长、教授、记者和其他权威人士，让他们为这一体系背书，从而使人们沦为了待宰之物。

归根结底，主导美国财政政策，以及货币之印制、分发和定价的，是私人银行家，或者被银行豢养、忠于银行而非人民的财政部官员。

曾有那么一段时期——20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美联储处于较为严格的监管之下。政府官员十分清楚不受管束的全球金融势力危险至极，因此竭力通过基准体系来控制欧洲资本乃至社会主义阵营资本。但是美联储这一冒牌国家银行的腐败违宪本质始终未变；它一直在试图挣脱新政时期缚于其身的细脆锁链，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再次昂起了丑陋的头颅。

银行发现自己的鸠占鹊巢之举在颓废消极的社会中几乎不会受到阻碍时，便于2020年决定，不仅要夺取对经济的控制权，而且还要把政治，把教育，把医疗事业和文化都玩弄于股掌之间。

良知尚存的男男女女都如逃离沉船的老鼠一般弃联邦政府而去。

不过说到这里，我们还是先回到“钱的价值”这个问题上来。1879年，货币以黄金作为支撑。也就是说，从理论上讲，当时人们可以将自己的钞票兑换成黄金，而且也确实有人偶尔行之。但在大萧条之中，在政府和经济的大厦全然倾塌之际，时任总统富兰克林·D. 罗斯福于1933年6月5日取消了金本位制，以联邦政府的权威性制定取而代之。

此举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的确具有一定的意义，而且当时所有的黄金都掌握在富豪手中，但是它最终导致了美元不再同“政府拥有权威”这一印象以外的任何事物挂钩。换言之，金钱的本质变成了意识形态上的。

没错，美联储储备了大量黄金之后，的确又在美元和黄金之间建立起暂时的关联，但这种关系基本上无足轻重。公民仍然无法任意将手中的美元兑换成黄金，而且就连这一联系也被理查德·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彻底切断。

上述与黄金、与一切曾赋予诸位钱包中纸片以价值的实物脱钩之举措创造了所谓的“法定货币”，而这种不受约束的货币对美国社会造成了极

为有害的影响——尽管相关变化发生得十分缓慢，让人们无法察觉。

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联邦政府曾经大量印制货币，发钱给因投机经济崩溃而一贫如洗之人。

对于工薪阶层来说，经济的确有所复苏，但程度有限。对于我们的社会而言，联邦政府的全新角色，以及电气化和道路铺设项目利弊兼备。

一方面，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轻松方便，某些人的生活方式还健康了许多。自那时起，穷苦之人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公民待遇：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庇护之下，他们终于不再受自古以来始终困扰劳动人民的贫困之摧残。

这种解决经济和货币问题的方法深受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所开展的社会实验之影响，颇具实效。

然而采取这一解决方案是要付出代价的。

由此而生的新政算是一种折中之法，在实现变革的同时也要求民众放弃经济、组织与智识上的独立。从那时起，我们的民众便开始仰仗联邦政府等大型组织，后来又对行使政府基本职能的跨国企业依赖至深。

20世纪30年代，小农场主基本上可以独立地获取金钱、能源、食物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不必与银行、政府互动便可满足自己需求之人不在少数。建立这个国家的一应元勋本就认为保护自给自足的独立农民是民主长存的关键所在——这一理念，我们本应秉持。

当时，民众以自种的蔬菜和自养的家畜为食，且可自行行为过冬储备物资。他们以风车、水轮机、马匹和历史悠久的人力为能量之源，对公用事业公司和跨国石油企业全无依赖。意欲令美国人无法割舍石油的“标准石油公司”等企业完全是他们唾弃的对象。

人们知道如何采集草药、在医院之外治疗伤病。他们自制家具，从身为铁匠的邻居那里购买铁器，或者在有需要时彼此借物。在这样的经济系统中，钱与消费并不重要。他们做的椅子可以用上一百年，他们织的衣物可以穿上四十年。在那个时候，节俭还是一种美德。

新政对深受银行之害的群体有所帮助，但同时又要求人们融入由政府、尤其由美联储主导的货币体系，而控制相关部门的，恰恰是急欲夺权的私人银行。

二战之后，国家经济有所好转，但美国人也在20世纪70年代不得不依靠于政府和各大企业。于是私人银行再度开始制定货币规则、收买所谓的“监管机构”。

政客永远不会建议我们成立合作社、创建我们自己的地方货币系统、

开创将跨国企业和工厂化农场排除在外的地方经济体系，让我们摆脱对垄断式物流和分销系统的依赖，将各种营销和销售噱头，以及旨在令各大企业借之以吸干我们血液的一应工具拒于门外。

而如今，几乎所有的交易都要在被美联储控制的货币系统中完成；或者说，控制这一系统的，根本就是跨国企业和银行及其背后的超级富豪。

此外，或许众所周知，美元是全球货币。全世界的全球银行和狡黠的亿万富豪都因此而对美元兴趣至深，但这并非因为他们关心美国人，而是由于他们想要从美元中榨取更多利润。

诸位也许可以投票给某位政客，诸位的选票也许会被计入统计。然而，从货币价值及其确定过程等角度来讲，美国是独裁国家。财政部、美联储和监督货币政策的国会委员会都在跨国私人银行的严密掌控之下。没有被他们收买、豢养之人，绝无可能获准了解、参与印钞、货币定价等过程。

还有经济学这门伪科学——该学科的名誉比占星和放血术低得多。是它告诉我们，导致通胀的，不是跨国银行的大规模盗窃，而是利率；是它告诉我们，要有稳健的经济，我们就必须大肆消费、浪费；是它向我们表明，能够通过由银行控制的寄生物流和分销系统从海外进口食物与其他必需品说明经济有所增长，而且参与这一骗局比我们自种粮食、维持地方经济更富现代性和效率。

这简直是瞒天大谎。倘若诸位能够在自己的社区之内生产大多数必需品，能够彼此买卖、以物易物，倘若诸位可以经营合作社式的地方银行，那么货币及其价值便可留在诸位的社区中，不会像被吸血鬼吸血一样，流失至纽约、新加坡、伦敦或者日内瓦的私人股本公司。

第二章 提振“摇摇欲坠”的美元

美国联邦政府于1972年拆下了所有幌子，挑明货币不再由美联储储备的黄金或任何实物支持。美元变为了一种法定货币，不与国家威望以外的任何东西挂钩。从那致命的一天起，各种幕后势力便开始为维持美元的价值而绞尽脑汁。

美元的合法性与美国这一国家的合法性与各方面实力息息相关——美国是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方面的强国；很可悲，它也是军事强国。上述做法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起到了某些积极作用，但天使之堕落在所难免。

美国如今腐败横生、逐渐没落，其他在二战中遭受重创的国家又以不可阻挡之势日益崛起，因此美国的价值一落千丈，金融势力也开始为使美元保值而不择手段。

有人发起了旨在破坏俄罗斯、中国、德国、日本等国威信的秘密行动。也许华尔街认为此计甚妙，但其结果，是催生出一个赢者通吃的全球经济体系。这样的手段最终会被用来对付美国人自己，以保证他们在美元崩溃时仍深陷美元经济而无法自拔。

美国已陷入一种恶性文化。财富与实力的衰落意味着创新被史蒂夫·乔布斯、比尔·盖茨等自负之人所扼杀；他们假扮为窃得之物的发明者，同时还在几家早已瘫痪的机构中接受着供奉。

在美国，文学和艺术作品，以及电影与音乐的质量已大不如前。大学也不再追求真理、钻研科学；它们的负责人都与私人股本公司和亿万富翁慈善家们沆瀣一气，利用营销手段而非教育水平来提升自己的国际地位。

如今利用文化来支撑美元价值这一策略已不再奏效。

还有人将美元的价值与石油的销售挂钩——在我们这个过度工业化的社会，石油是不可或缺之物。

美国用自己的外交、金融和军事力量来确保石油交易只以美元计价，以此来为这一法定货币建构明晰的价值——石油几乎同黄金一样，为美元提供了强力支撑。

然而此种增值手段背后的代价也甚是骇人。

许多国家看到了以本国货币进行石油结算的价值所在，都意欲效仿。

美国必须对这些国家予以渗透、破坏、恐吓或者收买，有时还必须发起进攻、煽动颠覆。近几个月以来，这一过程已达到高潮，预示世界大战将是这场美元拯救之役的最终结果。

如诸位所见，为了保证石油美元体系能够正常运转，美国必须控制中东地区，蛮横干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撑美元的成本极为高昂，美国已经一点一点地堕落得面目全非。

通过战争争夺石油和其他自然资源取代保卫和平，成为了美国外交政策的重中之重。其结果是，军国主义深深扎根于经济，扎根于这个国家的民族精神之中。合作与和解已经没有容身之地。美元面对的所有威胁都必须予以强力铲除。

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向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各个阶层推广石油的使用以及以消耗石油为主要内容的消费者文化。汽车受到了推崇，城市规划以把汽车变成必需品为宗旨，工业化农场遍洒石油为原料的化肥和杀虫剂。石油公司和汽车制造厂家势焰熏天，因为正是在它们的协助之下，美元的价值得到了支撑，石油也被强推给了普通民众。

提振美元的另一手段，是促进全球自由贸易。在该体系之中，本可由街坊四邻自行产出的东西却要由货轮绕半个地球、耗费大量燃料之后送到诸位面前，以保证诸位盘中、桌上、乃至身上之物都要经过物流垄断大亨之手，让其有利可图。

这样的全球“自由”贸易破坏了地方经济，使民众对沃尔玛、亚马逊等唯利是图、对地方经济无所助益的跨国企业依赖至深。

在这一封闭的、与“自由”毫无关系的交易系统中，美元处于中心地位。

虽然美元被以美国人的名义推广开来，美国的普通民众却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我们的共和国摇身一变，成为了要求一切商品的买卖都以美元结算的无情帝国。

20世纪90年代，随着美国其他方面势力的衰退，其恶性军事经济也在支撑美元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要是国家不承认美元的全球货币地位，它们就要面临入侵或者制裁。

军事装备成为了一种“元通货”。许多国家被迫花费数十亿美元，购入物非所值、在大多数情况之下毫无用处的军事系统，为提振美元出力。被定义为美国盟友的国家都要以高价购买坦克、无人机和导弹。在此类“商品”中，声名最为狼藉的要数F-35隐形战斗机——每架标价约为8,000万美元，实用功能却寥寥无几。此类设备堪比巨额代币，强迫大量境外资本

以国家安全的名义转化成为了美元。

五角大楼掌握了来路不明的数万亿美元，已经成为全球一大洗钱机构。它从包括超级富豪和毒贩在内的所有人手中收取钱款，又借国防预算和面向世界的武器采购让他们得利。

武力威胁当然会令美元这一法定货币更为坚挺，但其代价却是无尽的战争。

强迫民众承担债务是提振美元的另一妙招。这样他们便会纷纷筹集美元，以清偿自己在求生、在满足企业用人标准的过程中欠下的债。

医疗成本飙升，教育也是如此。我们发现，自己只因出生、上学、治病、入土便欠下了数十万美元——更不用说我们也许还会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银行无休无止地利用自己印制的假币参与投机交易，也推高了住房成本。

大通曼哈顿、高盛、摩根士丹利和黑石集团收买权威人士，让他们在电视节目中，在哈佛大学等高校为社会中的万事万物定价，为解释某种服务为何一定要如此昂贵而煞费苦心。

诸位有多少次听朋友讨论钱的问题，听他们说他们的养老金有多少，房子价值多少，他们为子女的教育付出了多少？钱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主要话题，而其幕后推手，正是媒体、娱乐系统和教育体系。至于“我怎样才能成为良善之人”“事实怎样”“正义为何物”“宪法有何论述”等问题，早已从社会话语中消失。

布雷顿森林体系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中心，同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均存在关联。该体系从一开始便并不完美，近来更是进一步堕落，沦为了虚幻价值的迪士尼乐园。在这一体系中，人的付出只能根据增长、生产、消费、进出口等一刀切的指标来衡量；所有报纸与杂志，不论其偏向法西斯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阵营，都将股市、证券市场和其他瞬息万变之物的波动看作人类福祉的决定性因素，各国政府、各个大学以及企业也把经济增长指标奉为圭臬。

在这场可怕的闹剧中，谦逊、敦朴、真诚、纯洁、守礼等人的根本价值充其量不过是有闲阶级在敛得财富之后所培养的兴趣爱好，在更多情况之下，它们都会被视作实现经济增长的阻碍——浪费和纵性才是其推动力。

节俭已成为万恶之首；认为人不必浪费便可过上安闲恬静的健康生活是对野蛮消费主义仪式的亵渎——当初他们捧出它来，就是为了让人们顶礼膜拜。

照顾病中的父母、帮助邻居修理窗户，种植马铃薯，教孩子做光明磊

落之人、区分真伪——这些都不利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不利于诸位在社会上立足。

渐渐地，我们的合作经济沦为了掠夺式经济与寄生经济。

这一过程与令我们心惊胆寒的两大灾难息息相关。

二十年以来，我们历经的两大骗局，一是9•11事件，一是新冠疫情；而他们瞒天过海的唯一方法，便是强迫民众在钱与真相之间作选，让他们无力发声。

真相便是，除了业已破产的金钱观念和贪财之心，亿万富豪们一无所有。

比尔·盖茨大肆收购农田，建筑公司和房地产投机者又在珍贵无比的田地上大兴土木，修建毫无意义的商城、高速公路和摩天大厦——他们之所以能够得逞，都是因为他们的美联储的鹰犬为他们印制出了大量伪币。

土地属于我们大家。那群利用新冠武器和有毒加工食品凌虐我们，通过向我们的河湖中倾倒化学品残害我们的寄生虫本不应拥有立足之地。

解决金钱问题的第一步，是将土地归还给人们，让他们能够自己种粮、自行制造家具，摆脱跨国企业的秘密控制。

同样，我们还可自己谱曲、举办音乐会，拿出自己的艺术作品，推出我们自编的戏剧，从而将宣扬放情纵欲、及时行乐的堕落好莱坞文化拒于门外。

为了满足人为创造的消费需求，人必须不计代价地聚敛财富——只要消解这一观念，许多社会弊病便会不治而愈。现在货币监管机构已经转而同本应得到它们保护的民众为敌。

跨国企业和它们的傀儡因夺取了我们的钱财而兴高采烈。它们对我们说教，就垃圾回收与可持续发展大谈特谈，劝我们勒紧腰带，同时却在不自量力地确保塑料包装与纸包装系统不受任何威胁——它们建立这些系统的初衷，便是在每一个环节从我们手中榨取利润。

现在我们并非宪法中因使用金钱而同彼此建立起契约关系、享有权利的公民。麦迪逊大道上的广告和各家公共关系公司一直在向我们灌输自我崇拜的错误价值观，因此我们早已沦为只会用金钱来衡量价值的消费者。

在俗丽商品的诱惑之下，我们已从具有责任感的共和国公民沦为被动消费者；引领我们前进的，不是号角之音，而是鼻环。我们不是自己命运的主人，不是自己灵魂的主宰，只是待人加工、丢弃的商品，恰如被扔在肮脏猴笼之中的布娃娃，只能听任百无聊赖的猴子摆布。

不！我们必须将目光转向即将诞生的崭新国家，转向希望。

我们必须踩碎愤怒的葡萄，放出真理之利剑，让真相如闪电般划空而行。

第三章

数字货币：引领我们沿着享乐之路走向奴隶制之手

在美国，价值观、工艺、艺术、文学——最重要的是，知识探索精神方面的堕落——导致我们面前只剩下了一片废土。在这里，只有金钱才是有知有觉的野兽，喝令所有人对其顶礼膜拜的野兽。

与这种可怕的变化相伴而行的，是经济的空心化。我们的经济重心已从农业转移至制造业。这样的变革发生之前，劳动力、产品、道德与身体健康之间的关系相当明确；而如今，生产活动已与我们的日常生活隔绝，且被全球资本垄断。取代农业经济之地位的，还有由计算机从中协调的消费经济和服务经济，各种在线平台应运而生，而躲在幕后对其加以控制的，是不负责任的跨国技术垄断巨头。

现在，在天使陨落的最后阶段，他们极力怂恿我们为人力被机器人、无人机和AI系统替代而欢呼雀跃、将此视为社会进步的象征。其实在这样的另类经济中，民众并无立足之地；为了养家糊口，我们只能在远离家庭和四邻的地方庸庸碌碌，用赚得的血汗钱购买由跨国企业零售的商品。

家庭农场被工厂化农场所取代，地方制造业被以中国、泰国为源头的进口所替代，地方企业被由私募股权公司所资助的庞大网点、以“效率”“自由贸易”为名义无情地消灭，一家家银行以胜利之姿挺立在美国残留的废墟之上——这一切发生之刻，就是他们再度推行奴隶制、粉碎我们残存的自我之时。只不过，他们还会为新生奴隶制穿上“时尚”“安全”“身份意识”等华丽的外衣。法西斯主义将通过Iphone下载、脸书帖文等形式降临美国。

各家主流媒体不厌其烦地反复宣讲连篇谎话：技术进步带来的，是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从上小学时起，倒霉的学生们便被学校灌输这样的观念：金钱至上，占有新技术和竞争力是拥有光明未来的必要前提。

人类体验的各方各面都已被外包给亚马逊、沃尔玛、谷歌、微软、脸书、迪士尼等跨国企业。它们这些组织像政府一样大权在握，却不必遵守宪法；它们将资产置于海外，而我们却失去了辨识真相的能力。面对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视而不见、麻木不仁。

私人银行在克林顿、布什、特朗普和拜登几位总统的掩护之下操纵着局势。它们带给我们的，的确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经济是

否稳健由股市走向来决定，而股市泡沫正在因利用量化宽松举措产出之伪币而实现的股票回购而日益堆高。

出于养老方面的考虑，民众不得不将自己的钱投入这场庞氏骗局。主流媒体诱骗大家相信美联储印出的冒牌货币堪比真金白银，农田、自然资产、高校、研究机构，乃至疾控中心等政府机构真的归国民所有——而实际上，它们都已被超级富豪用出自美联储的伪币买下。

在他们强推给工薪阶层的一应邪恶之物中，以期货、期权、掉期交易等金融衍生品最让人不齿。这些衍生品构成了一个特殊体系，令跨国投资银行可以利用由IT专家炮制出的“米老鼠游戏”享有其不曾拥有之商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来自衍生品的、数以万亿计的利润同现实世界毫无关联，完全是由亿万富豪阶层通过掌握信息凭空创造的。

另一只怪兽是加密电子货币。其他形式的数字货币也在腐臭不堪的贪婪和欺诈之海的底部爬行，寻找着不谙世道之人和十足的傻瓜。上述代币遵循的是现代经济学鼻祖P. T. 巴纳姆的基本思想：“每天都有笨蛋降生。”

他们称加密电子货币比行将就木的美元更加稳定，将其推广开来。然而决定比特币和以太坊价值的指标都操纵在对小人亦步亦趋的银行家手中。除非各股幕后势力在9·11金融灾难中飞灰湮灭，否则现状永远不会改变。

最终审判之日并不遥远。我们已有数万亿美元的钱款在质化宽松政策下流入超级富豪的腰包，被他们投入被人操纵的股市与债券市场。当然，2020年新冠危机爆发时政府的荒唐支出也有几万亿美元之多。

至于这笔钱的最终归宿，我们不得而知。

原因何在？因为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情报组织（如今已与营利企业相类似）的职能已经大为拓展。它们渐渐与国际投资银行和私募股权公司融为一体，宛若一只紧紧抓住地球、被贪婪和欺诈浸染得墨黑的章鱼。这些组织以前听从高盛集团的指挥，现在唯黑石及其盟友的马首是瞻。这些财团唤作何名无关紧要，总之我们可以确定，这只章鱼的触手已经勒住了各地地方经济的脖子。

而最粗的那根缠住了国会大厦，缠住了美国国会。

有何后果？财政与货币政策被列为机密，向公众披露全球资本的罪恶成为了犯罪之举。国会通过了所谓的“秘密法”，该法案具有联邦法规的效力，却不能向民众公开。

我十分乐意通过具体的事例向诸位解释这一过程，阐述黑石集团、沙特与温莎家族、私募股权公司与超级富豪藏身其后的实体企业是如何利用

“保密”和“绝密”机制来隐瞒自己的盗窃之举的——他们偷走的，正是诸位的钱。然而，我要是这样做，便会身陷囹圄，这篇演讲也会戛然而止。

僵尸变成了吸血鬼

数字货币以我们为猎物，从墓中伸出了湿冷的手

现在他们已经成功地用幼稚的娱乐信息和以自恋冲动为驱动力的文化将我们洗脑降智，让我们始终漫无目的、心不在焉、愚昧无知。他们推出货币终极化身的时刻已经到来，吸血鬼终将吸干我们的价值，让我们在身心两方面都一贫如洗。

我所指的，是CBDC（中央银行数字货币）。

我们绝不能坐视美国的工薪阶层被钉死在“1”与“0”的十字架上。因为——CBDC显然是在美元衰落的最后阶段问世的。

拜登总统发布了一项名为《确保负责任地发展数字资产》的行政命令——不是法律。这项名不副实的命令将相关资产移交到了银行家的手中。

众所周知，哪怕在腐败的国会中，旨在创造数字货币的法律也不可能获得通过。只有老态龙钟、步履蹒跚的拜登才可一试，为此夺权之举披上合法的外衣。

这种数字货币会把诸位的存款从银行转移至美联储，交给房利美、房地美等怪兽挥霍，令其最终与我们所知之经济体系的各个方面脱钩。

亿万富豪们必须趁有组织的抵抗无法形成之时迅速推行数字货币；至于他们阵营之外的民众，他们必须剥夺其对自己财产、劳动力、思维乃至身体的所有权，必须终止其在出行、交流方面的权利，这样富豪们便可以拥有绝对的统治权。

数字货币还将与碳信用体系挂钩。如此一来，世界经济论坛，而非富有道德、科学信誉的组织，便可伸出无形之手，决定诸位可以购买何物。

如今的美联储不过是一所附属机构，而控制它的，是业已包围地球的金融势力。数字货币得到推广之后，它便可以使诸位来不及找律师、提出上诉就无钱可花、冻结诸位名下的钱财，而为虎作伥的，是不对任何人负责的跨国IT情报公司。

届时诸位连就自己的钱款或所有物惨遭没收一事提出异议的权利都没有。并不会有人性化的宪法体制保证诸位的诉求被转至法官之手——到那个时候，一切都会交给态度亲切却冰冷无情的AI系统来处理。

化作富豪手中玩物的联合王国可能会以“保障可持续发展”之名义做出规定，诸位——而非诸位超级富豪——可以购买糖果棒，但绝不可采购

钉子与木材，可以订阅网飞愚蠢的电影，却绝不可买下禁书。诸位可以在沃尔玛采买来自墨西哥的进口食品，却绝对不可以把钱花在邻居种出的生菜和黄瓜上。

到那时，法规会禁止诸位出国旅游，但那些拥有私人飞机之人，那些参与高级别公司合作伙伴关系之人，仍然能够我行我素。

上述数字货币将由美联储控制，由政府雇佣的企业追踪其去向，受联邦调查局、特勤局以及其他现在便享受跨国企业永久贷款的联邦机构保护。

毋庸讳言，此举当然违反了美国宪法——宪法只赋予了国会贷款、“铸造货币以及调节其价值”的权力（第1条，第8款）。然而，倘若无人坚持立场，宪法也会被他们用来洗地。

我们愈发地难以用现金来完成日常交易。英国、芬兰、荷兰、挪威、瑞典和中国都已开始大力发展无现金经济。他们说这样会使人们的生活更为便利、现代、安全。然而事实上，他们正在打开地狱之门，铺设通往暴政的大道。

让我们接受全新的数字货币，只需要一场危机。他们已经开始利用铝热剂一般的恶性通货膨胀来破坏美元摇摇欲塌的支柱。正如我所言，他们正在策划灾难；以保证数字货币这一冒牌救世主在危机过后现身时，我们都会跪倒在地。

第四章

民有、民享、民治的革命性美元

要阻止他们通过货币的秘密贬值、利用已经沦为富豪代理人的美联储和财政部来暗中接管美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我们必须树立信心、鼓起勇气、提出对策，同时宣布基于超级富豪“公私合作关系”的货币政策不仅非法，而且邪恶至极。

富豪阶层会使用各种伎俩来愚弄我们，诱使我们接受他们精心打造的虚假偶像，哄骗我们为特洛伊木马一般的数字货币大开方便之门——正如我们曾经被迫接受新冠支付系统，从而不得不对违宪政府，对属于跨国私人股本公司的美国，对只为少数人受益而奉行机密宪法的美国依赖至深。

制造伪币、却将其称之为我们的货币，此举无异于制假——即使行此勾当的，是由西装革履的绅士开办、在华尔街设有豪华办公室的一家家公司。

哪怕有政府机构的轻薄幌子做遮掩，这一行为本身也足以构成逮捕涉事银行之股东（不仅是它们的CEO）、没收其资产的理由。

然而我们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

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抛开幻想，认清美国的现状。

在鼓起勇气、付诸行动之后，我们便会得出一个可悲的结论：美国的行政及立法部门已被彻底接管，通过游说和抗议来表达我们对银行金钱统治的不满并不足以引领我们走向解放。

不会。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自己的货币体系，令其成为生产型（而非投机型）道义（而非剥削性）经济系统的基石。该经济系统要遵循宪法和自然法则，不受恶毒的美联储制约，为我们铺设一条远离前方奴隶制的全新道路。

我们必须发起革命性的货币变革。渐进式改良已不再可行。然而这场变革必须要以唤起民众的良知为原则，万万不可招引整日在我们门口狂吠的战祸之犬。

可实现美元革命性变革的五个简单步骤

1)

面向民众开展金钱教育

经济学是伪科学中最为腐败、因受刻意塑造而变得最为语焉不详的学科。一群“权威人士”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把亿万富豪对我们经济的有意破坏归结为科学。他们称恶性通胀与生产过剩再正常不过，无异于雨雪；他们表示提高、降低利率，送钱给跨国企业是普通民众疾苦的纾解之道。

我们的孩子从上小学时起便被可怕的谎言蒙蔽。学校告诉他们，未来的毁灭完全由不可抗力所导致，是暂时挫折的副产品；而实际上，撕毁他们的梦想恰恰是权贵阶层的明确目标。

我们抵抗行动的第一步，是教育民众，让他们知道经济的真正本质和运行原理。

我们必须走上大街，挨家挨户地以富有逻辑性、科学性的方式为他们耐心解释耸人听闻的报纸头条背后有何玄机。

无需超级富豪们提供给哈佛商学院和《经济学家》杂志的丰厚馈赠，行人们便可了解经济系统如何运作、金钱怎样为富豪而生，以及他们是如何为奴役我们而逼迫我们身陷债务的。

我们必须将数字货币、股市、金融衍生产品和其他骗局背后的真相告诉他们，让他们清楚这些人为炮制出的“增长指标”其实与我们的经济毫无关联。

我们必须让民众了解银行是怎样凭空印钱的，告知他们数字货币和加密货币不过是旨在引诱他们向无情人工智能交出自己最后几缕所有权的陷阱。

民众必须明白，数字货币根本不是钱，而是不负责任的势力为他们打的白条，对方可以随时因“行为不当”等理由或者无缘无故地将其作废。

他们必须懂得，数字货币的价值完全由归跨国企业所有的计算机银行决定。换言之，这种“货币”无异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

打击受跨国银行所控的法定货币，推出革命性美元

美元系统一旦崩溃，我们——蓝领、白领，男人、女人。黑人、白人，有可能也会受到拖累，然而主流媒体还在煽动种族和身份冲突，妄图挑拨离间、让我们自相残杀。

正如其他国家必须摆脱由美元主导的经济系统一样，美国的民众也要宣布抛弃这条由银行家驾驶的泰坦尼克巨轮。

我们要以《独立宣言》和宪法为剑，为盾，勇敢地坚持立场，维护公民与联邦政府的真正关系，主张只有我们，只有人民才有权通过国会——

在言行上对我们负责的国会——发行货币。

我们要主张美元的价值必须以符合宪法、透明负责的方式决定。

倘若我们的钱与上述条件不符——事实业已如此，那么它便绝非货币，不过是印刷精美的纸片。

我们要坚持这一观点：新兴数字货币以及由美联储发行、受跨国银行控制的法定货币——美元在本质上便是违宪、非法的，是组成犯罪之物，这一点不言自明。

我们要拒绝使用它们进行经济交易，准许民众将所谓的“法定货币”大规模兑换成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届时这一政策将基于我们国家劳动人民的切实需要、而非货币贩子和投机者的贪欲而推行。

“革命性美元”将为负责透明的货币体系提供支持，而这一体系的基石并非强迫性债务、武力威胁和网络空间中虚无缥缈的数字，而是真正的价值。

诸位没有听错。革命性美元将会成为一种民主货币，根据宪法直接面向民众发行。

这一全新的民主货币在本质上是地方性的，但其所涵盖的国内与国际交易体系是透明的、经得起检验的，完全独立于那群赌徒和骗子所开设赌场。

上述独立经济体系将以各位民众具体的贡献为基础，彻底取代腐朽的、旨在将我们拖入奴隶制泥潭的全球主义经济体制。

3)

为革命性美元建立价值

革命性美元将立足于地方民众之间的信用协议；涉及到具体商品和服务时，其价值也由此类协议决定。革命性美元将通过透明、负责任、民主的银行体系流通；银行则首先由地方社区的成员以合作社形式经营。

然而，比建立自由、民主的美元体系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帮助民众降低其对金钱的依赖，鼓励民众在社区内自给自足，开展物物交换与合作。

陌生人成为四邻之后，诸位便会发现，许多经济需求都有了神奇的解决之法。这是因为诸位现在对街坊邻居一无所知，对街上擦肩而过的路人并不信任，跟自己的子女也日渐疏远，因此不论做什么都离不开钱。这绝非偶然，本来就是他们的阴谋。

革命性美元将使真正的市场经济拥有立足之地。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中，

货币通过参与性讨论与某种实物及服务的定价挂钩——可能是诸位菜园中长出的三千克番茄，可能是两个小时的育儿服务，可能是修理水槽，也可能是每日一次、持续一个月的遛狗。

换言之，此种货币将实现金钱原始功能的回归：分享型社会借之以推行透明物物交换系统的标志物；在这一系统中，我们不必求助于跨国企业或银行便可满足大部分需求。

我们可以以邻里和家人之间的信任为基础，管理我们自己、建立一个允许我们根据地方经济体中的民众需求来决定货币价值的有机系统。

钱将与商品、服务、物品以及其他有形、无形的实际事物通过参与式过程挂钩；定价在民众的讨论之中完成，各类市场依据民间的真实需求建立。

这一通过民众公开讨论来确定物品和服务之价值的过程将令“政治”一词回归其本来的意义，届时它将与现在日日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拉斯维加斯低俗脱衣秀毫无关联。

在革命性的美元体系之内，食物、工具、住房、交通、能源等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商品与服务，以及严谨科学、道德教育、深度智力参与等人类文明的基础元素，还有哲学、美学、灵修等人性的构造活动，都会被人们赋予价值。

在这样的民主经济之中，革命性美元与富豪们非法获得的数字财富、以及他们及其走狗通过贩毒积累的钱财、乃至如今破产的法定货币所标定的金额毫无关联。超级富豪们不论为他们在亚马逊或者谷歌超级计算机中的数字加上多少个“零”、给自己的身价添多少个亿，都无济于事。

革命性美元还将克服通货膨胀这一难题。此外，届时没有任何个人、家族或特权阶级可以游离于基本社会正义之外，垄断货币、商品或其他资产。

同样，民众现有的法定美元债务也不会转化为革命性美元。不论从何种意义来讲，革命性美元都是造福之物。

4)

建立民享地方银行

法定美元堪比得到联邦政府权威支持的伪币，已经沦为富豪们借之以从普通民众手中收购资产的工具。他们的阴谋之所以得逞，是因为商业媒体为这种“钱”赋予了名不副实的合法性，因为这样的美元不再由贵金属支撑，因为不再有地方银行可以根据地方民众的实际存款额发放具有实际

意义的贷款、与国际银行分庭抗礼。

我们必须建立遵守章程、以合作社方式运营的银行。我们的银行要致力于针对地方社区开展大力投资，同时根据其所拥有的存款来发放贷款；而到那时，我们的货币已与实物、切实劳动与真正的实体机构挂钩。

银行贷给普通民众的，是真正的钱，必须用于开展生产性、助人性活动。

银行必须关注地方，必须关注社区福祉，关注环境和国家的未来。

长期（30年期）低息贷款和小额贷款将使民众得以购买当地人手工制造的、30年不坏的高质量鞋子，或者可使用100年的桌子；让大家在这些物品上的支出比劣质进口鞋和沃尔玛等罪恶经销商出售的纤维板桌子的要价还低。

5)

建立民享全球货币体系

最后，我们必须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全新的国际性——而非全球性——金融与贸易体系，让民众能够开展建设性的健康经济互动。此类活动以地方社区为起点，而后将扩展至全国，最终涵盖其他国家的民众（而非企业）。

该金融与货币体系的任一环节都不会被跨国物流与航运公司、大型商超和零售公司所控。华尔街，黑石、先锋领航等金融垄断集团，以及沙特和温莎、沃尔顿、罗斯柴尔德、科赫、玛氏等隐身其后的家族都会被挡在门外。

覆盖全球的、以民为本的健康金融与贸易体系，需要透明可靠、全球主义者无法触及的货币作为支撑。

我们将彻底规避全球主义者的毒恶经济体系。

我们可悲的经济状况

银行家及其身在财政部的伙伴正在夜以继日地为推迟经济泡沫破裂的时间而忙碌。那一刻终将到来，而他们将会不择手段，哪怕毁掉我们的国家也在所不惜。美国恰如马科斯兄弟的电影《向西行！》中的列车，车厢都被劈碎，给机车发动机提供燃料，留下一地残骸。

目前让美国这艘船勉强浮起的，只有毫无价值的货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创造没有价值的货币已成为一种文明的恐怖自戕仪式。

他们必须利用人们对战争、对疫情的恐惧来转移大众的注意力，让其

对经济、文化遭受了怎样的巨大破坏毫不知情。

荣·保罗等真正的保守人士对这一罪行的抨击已经被唐纳德·特朗普等由银行捧出的冒牌保守派之虚言所代替。

早些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针对市场与全球金融界提出的尖锐批评也已被所谓“左派”就性别与种族问题发表的长篇大论所取代。

够了！五十年以来，联邦债务已增加75倍，从4,000亿美元飙升至30万亿美元，让诸位手中的钱变得几乎一文不值。精英阶层愈发富有，民众却陷入了贫困。

没错。这一勾当肮脏不堪、邪恶无比，毒害了我们国家的命脉。这个国家如今只剩下一具尸体，起码需要一场体面的葬礼。

肯定实体经济，打击虚假经济

个人道德、地方社区的需求、透明度与问责制、地方银行与地方财政——如今这些概念已经与徒有其名的媒体大肆宣扬的金钱观念格格不入。

我们无法用由私人跨国银行印制、规管、控制的美元来付费解决这一问题。

请记住，某种货币的衰落同个人道德的堕落以及地方、国家层面上公民意识之凋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们完全可以拥有健康的食品、饮用水、优质工具与家具、宜居住房、良好的教育，以及深刻的智力、文化和精神体验，让我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通过建立以货币为媒介的等价交换来实现这一愿景，但金钱本身永远不能解决问题。

古人说“钱乃万恶之源”自有其道理。

民众之间的信任恰如骨架，革命性美元犹如肌肉一般，附着于其上。而革命性美元又将成为独立、道义经济体系基础。

我们的民众不能再为抚养子女而被迫潜入不道德的吸血经济体系中赚脏钱。这样的矛盾，这样的可憎之事，必须予以摒除。

请记住，与我们相对抗的，是技术法西斯全球体系；他们正在利用自己手中的法定货币和数字货币来创造虚假价值，妄图借此来战胜我们、压垮我们。

这一全球体系使用超级计算机推算出来的算法，同时对诸多权威人士大行贿赂，让其哄骗我们相信他们的行为完全合法。

然而我们终将胜利。因为我们货币的价值，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将植根于人们的互动，植根于实际价值之中。

革命性美元有宪法做支撑，有民众之间的具体经济交易做支持，可以让我们理直气壮地说，虽然比尔·盖茨等亿万富豪用美联储按其需求印出的钞票在蒙大拿或者明尼苏达大肆收购农田，但从各种意义来讲，他们并不对那里的土地拥有所有权，而且他们的法定货币与数字货币根本没有价值。

此外，请注意！推广有毒疫苗属于金融犯罪，根据这一罪名而没收相关罪犯的所有资产完全合理合法。

换言之，我们的革命性美元将成为刺穿僵尸经济心脏的木桩，成为斩落吸血鬼市场之头颅的利剑，成为摧毁华尔街钱贩子所建立之腐朽赌场的银槌。

待他们走到穷途末路，他们的钱无异于废纸，他们的资产急速蒸发——等到了那一天，他们该何去何从？这并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问题。

我们的国家属于它的公民。我们的河流与土地、山峦与海洋绝不可成为某人的专属之物。它们永远是我们所珍惜的共同遗产；即使在寄生虫一般的富豪们安睡在豪华坟墓中的多年以后，它们也应不损分毫。

（“钱，并不神秘”这一标题借鉴自查尔斯·E. 考夫林于1934年12月30日所发表的同名著名演讲）

第三部 国际倾向

第一章

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一位美籍汉语言文学博士的宣言

最近听到上海封城，而人民不能出门，不能做任何活动。

所有的自由，所有的人权，所有的生活基础都无处可寻。我真的担心中国的人民，特别是上海的人民。

对我来说，虽然我不是中国人，但是中国的伟大文化、古老的文明给了我极大的灵感，让我深受感动。进入大学之后，我开始学习中文，开始读中国的儒教、道教和佛教典籍，从而发现，一种有别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可以给我们更好的选择。我们不需要固守以消费和自我为中心的西方文化——它只会令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我们能够选择另外一条道路。

我也读过关于孙文和毛泽东思想的理论著作，获益良多。他们的思想给了我新的想法。起初，我本来想用东方的文化来改革美国，治疗美国严重的文化疾病。

而现在，中国人正陷在危险的困境之中。我该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

第一，我们需要追求真实。不可以为了一时的方便而掩耳盗铃。

有些美国人说中国共产党正在摧残中国人民，说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大错特错。这群人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应该道出真相：中国人民的敌人并不是共产党。虽然有一些危险的人物混入了中国共产党，歪曲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但是中国共产党本来的主旨是为人民做贡献、反对阶级社会和帝国主义。这种思想并无错误，完全正确。我们应该不忘初心。而且这种思想，这种方向就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社会主义也有各种政策、各种解释，但是一般来说，它是一种以人民为主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哲学。

那么为什么上海的人民，中国的人民，因为一个假的疫情而受到这样没有道理的折磨和剥削？

因为两个基本的问题，而不是因为哪一位政治家、因为哪一条政策出了岔子，也不是因为哪一个国家从中作祟。

那么这两个问题是什么？

答案就在毛泽东主席给我，给我们的教诲之中。毛主席常常强调，我们所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阶级与帝国主义——当然二者有密切的关联。

阶级问题的本质，是极端的财产集中催生出享有特权的阶级。这个阶级，所谓财阀，认为人民就是可以利用，剥削的对象。这一阶级毫无责任感。根据毛主席的思想，我们应该打倒这些人。

在中国，在美国，以及全球的特权阶级的想法和行动如出一辙。他们策划这场疫情骗局来摧残中国人民，折磨全地球的人民。

帝国主义的外延，是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军事技术与新型的经济战略来压迫周边国家的人民。帝国主义包括经济手段，文化活动，军事战略，且涉及到教育和媒体。

但是同以往相比，今天的帝国主义有所不同。当然，某些西方国家（包括美国）依然在奉行新帝国主义、欺压外国人民，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特权阶级还在跟国外帝国主义分子手牵手，一起让中国人民身陷水深火热之中。

新帝国主义的主体是众多大型跨国企业和国际投资银行。美国、中国、德国，以及其他国家的这些企业并不是以服务人民为己任的组织，而是吸血的国际集团。

最近这些企业已经权势熏天。它们开始操縱联合国跟其他国际机构，乃至各个国家的政府。

他们豢养着一群貌似可信之人做国际机构的领袖，导致国际关系变为了财阀导演的闹剧。

这些人绝对不代表我们。他们背叛我们。他们可能是美国人，也可能是中国人。但是他们都来自特权阶级。他们都属于背叛中国人民的阶级，他们就是人民的敌人。

他们安排的疫情骗局不过是阶级战争的序幕。他们准备了各种计划，以利用它们来随时向我们，向人民发起进攻。

我是美国人。我曾在哈佛大学攻读汉语言博士专业。

希望存有良知的美国人、中国人，乃至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够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反抗这些危险的帝国主义和特权阶级势力。

我会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而继续奋斗

抱歉，我的中文表现力很差。但是这一次需要我自己撰写这种重要的文章。这篇文章所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我一人承担。

2022年 4月 5日

第二章

我们如何得知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真正结束？

情势所迫，我们如今只能依靠主流报纸、电视新闻和其他新闻博文来获取信息，然而现在这些平台已经堕落，只会信口雌黄，换汤不换药式地互相转载，偶尔投射出科学、意识形态和文采的影子，也是为了麻痹、误导我们。

尽管非主流媒体时时都在向我们嚷嚷丹麦、荷兰和瑞典已经解除了防疫封控措施，但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此类“突破性壮举”，这种对入道的破坏还将以其他形式在其他国家继续。而且丹麦等国的国民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而已。

新冠疫情即将结束的暗示有力却又难以捉摸，而隐于其后的目的是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相信美国现行的腐败体制拥有彻底解决危机的能力，但这种说法无异于镜花水月。

媒体告知我们的、用于判断新冠疫情是否已经结束的标准毫无参考价值，因此我们必须在此将疫情彻底终结的真正指标，公之于众。

1) 全部新冠“疫苗”开发公司，新冠疫情骗局背后的所有跨国媒体集团，贝莱德、高盛和美国银行等所有对上述骗子企业有所投入的私人股本集团和投资银行，以及以比尔·盖茨和杰夫·贝佐斯为首的、曾以公开或保密方式对这一骗局出资支持的所有超级富豪均遭处罚，其财产被悉数没收，用于向被“疫苗”、被PCR反应试验、被旨在干涉大众生活的非法封控措施和社交隔离政策所害的人们提供赔偿。由各大企业、政府部门、医院、研究机构施行的其他罪行受到追究，同时由上述各方控制的其他组织遭到查抄。

2) 盖茨基金会（包括比尔和梅琳达·盖茨）、世界经济论坛（包括克劳斯·施瓦布）、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惠康基金会和瑞惠、莫德纳等跨国企业的主要人物均遭逮捕判刑——他们应当对致死“疫苗”的开发和推广承担责任。

美国、以色列、法国、英国、德国、俄罗斯、中国、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国家的、与新冠疫情密切相关的全部文件被彻底解密，以使上述审判公正合理、有据可依，同时令上述企业、富豪、政府部门和全球治理机构之间的腐败关系昭然天下。

3) 对说客和企业代表言听计从、对超级富豪俯首帖耳、推行新冠骗局的政客和政府官员均遭解雇与逮捕——这些人之中的绝大多数理应有此下场。

4) 针对重组RNA药物注射引发症状长期治疗方法的开发被定为医药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并获得充分资助，所需资金从上述被没收的财产之中抽取。

针对新冠疫苗以及其他疫苗中纳米传感器、纳米机器、氧化石墨烯以及其他有毒物质所引发之病症全新长期治疗方法的研究有序开展。

相关政策被全面实行，以保证未来的疫苗和其他药物均经过专家严谨科学的评估，且保证相关专家同医药企业毫无经济利益瓜葛，疫苗成分向全世界披露。

5) 美国（以及其他国家）采取全新的医疗政策，不再从药物和医疗事业获利。医药企业的游说团体均遭解散，其负责人均因为推广成瘾性危险药物而散布虚假信息、在国会和其他政府机构面前作伪证而成为阶下囚。

美国导致新冠疫情骗局的相关研究与医疗服务私有化措施被叫停，民有、民治、民享的医药体系被提上日程。

6) 这场新冠骗局的酝酿与在全球范围内的真实实施, 过程通过科研文章和易懂书籍被详细披露给公众，同时相关资料被编入中小学与高校历史课本。

新冠疫情的全部相关信息均被解密，涉事企业的全部行动记录均被公之于众。

在社会状况达到上述六条标准之后，我们即可相信新冠疫情即将告终。否则大家绝不应该掉以轻心，被报纸头条迷惑心智，相信这场危机马上就会结束、坦然接受疫苗令。

第三章

同上海和平壤人民一起站在对抗全球主义入侵的前线

全球主义分子们已然对地球公民发动新一轮侵袭，旨在以最为阴险的方式利用文化、种族和习惯上的差异离间我们，让我们自相残杀，从而阻止我们结成联盟、联邦乃至社区组织，令我们无法打击、瓦解世界经济论坛等已经掌握全球治理权的组织，且正在悍然将各国、各个政府纳入其控制范围的犯罪集团。

私募股权公司的影子雇佣兵已经通过贿赂、勾结我们之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得手。这些人目达耳通、才能卓绝，明晓事理，却如为了三十舍客勒银子卖主的犹大一般，在丰厚的利益面前对光天化日之下的罪恶视而不见。

有人正在设法制造一场“虚假的”世界大战；参与其中的，一边是概念中的“西方世界”，另一方则是俄罗斯、中国、朝鲜和伊朗。与此同时，他们也在操纵、支配上述国家乃至全世界各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这项阴谋隐秘而又巧妙，其规模简直史无前例。

但在人类历史上，此类为夺取绝对主导权而策划出的阴谋绝非新鲜事物，只是当时的幕后黑手并未使用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监控摄像头、5G技术、低轨卫星、无人机和不知国界为何物的武器化媒体娱乐复合体。

倘若诸位认为没有人会邪恶或者自信到就某事物开展如此之大的试验，那么我要讲述的一切，恐怕会让你们震惊、失望。

制造“虚假”世界大战的第一步，便是采取秘而不宣的行动，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场行动耗时漫长、环节复杂，涉及其中的，包括美国、德国等北约成员国和其他国家，俄罗斯自身的某些派系也很有可能牵涉在内。

俄罗斯并未站在世界经济论坛及其幕后支持者的对立面，没有抵制其恶行。普京总统也是这些国际机构的会员之一。然而基辅局势已定，如今俄罗斯转而谋划瓦解整个全球治理系统，予以应对，退出世卫组织便是其一系列举措的起点。

各方并未留下对话空间。欧洲各国与亚洲，从德国和日本开始，都在大幅提升军事预算、大力加强国内监控。未来十年，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数量很可能会翻一番，全世界的核武器总量也会随之翻倍。简而言之，尽管刁滑狡诈的政客们并不想让事态太过离谱，却有一场真真切切的世界大战摆在我们眼前。

乌克兰遭受入侵之后，上海封城随即而至——其背后无疑是被亿万富豪们收买的无形力量。

上海化为监狱，幕后势力的“突击队”用并不存在的新冠疫情作为幌子，将人们囚禁在家中，以断粮威胁。

全世界都已得到明示。

当然，几十年以来，上海一直是私募股权公司与跨国企业的囊中之物。这一次与以往的不同之处在于，超级富豪以外的其他人都会被封锁家内，无一例外。

主流媒体将在上海发生的一切极度扭曲，称导致今日惨状的并非寄生虫一般的富豪阶层，而是“左派思想”和“社会主义”——总之，双手沾满鲜血的，是“中国共产党”。

在“西方”主流媒体天花乱坠的描述中，李克强总理在尽力支持当地政府抵制封锁措施，而被打上“共产主义分子”这一醒目标签的习近平主席则固执己见，坚持推行清零政策。

习很有可能是受国内外全球主义者的唆使采取了封锁措施，如今又被迫为其后果负责；李则被塑造成了英雄人物，根据各方报道，西方似乎可以与之合作——同时他也能够在全球主义者们纷纷掩盖自己罪证时受其摆布。

全球金融势力在上海打造了这场噩梦，而后又将其归咎于社会主义；他们的目的是让美国、英国、日本等被他们完全占领的国家的人民相信自己仍是自由之身，而中国正在遭受共产主义独裁政权的蹂躏。

一切国家，只要全球金融势力在该国受到了政府的控制，只要该国政府在财富再次分配中起主导作用、保护劳动人民，它们便都会受到冷嘲热讽，被扣上“独裁”的帽子。

右翼博主们已经贴出报告和图表，推测亚洲人为减少世界人口炮制出了极为危险的计谋，而他们的目标是欧洲发达高加索国家、澳大利亚以及美国。

这场战争以高加索人种为打击目标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完全有可能的是，用于支持他们观点的统计数据得到了广泛传播——不论它们是真相的反映还是凭空捏造的产物，使得人们将这场阶级斗争当作了人种之战。毕竟二战便是如此。实际上，将阶级斗争隐藏于种族战争的幌子之后是美国可追溯至19世纪50年代的旧有传统。

他们在伊朗——另一个被“西方”官方定义为敌手的国家——也在采取相似的策略。在抵抗全球主义分子入侵这一方面，伊朗的表现比大多数国家出色，然而如今在各方的宣传之中，该国却是首个公民在购买食物时需要出示生物识别身份证（即数字护照）的国家。

全球主义特工们正在通过向穷苦民众推行相关政策来达到裹挟伊朗的目的。遭受全球主义反扑的反全球主义右翼分子也得到机会，用别样的种族主义方式抨击全球主义，以伊朗为敌，称该国同基督教教义背道而驰，蹂躏人民，其野蛮程度绝无仅有。

最后，我们再来谈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该国在这场新冠骗局中坚持得最久；在相当长的时间中，它既未宣布有国民感染这种虚构出来的疾病，也没有倡导人们注射疫苗、保持社交距离、戴口罩，进行抗疫。

然而，2022年5月12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委员长忽然宣布该国

出现新冠病例，而且患者感染的还是荒唐至极的奥密克戎毒株。他表示将对平壤采取封锁措施。

于是主流报纸便如发情的鬣狗一般围绕着这场捏造出来的危机上蹿下跳。

不待我们反应过来，朝鲜人便戴上了愚蠢的口罩，把无甚作用而且危害健康的消毒剂喷洒得到处都是。

更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朝鲜奋力抗疫的同时，韩国却放松了口罩令，同时不再对餐厅和商店做疫苗方面的强行规定。这绝非巧合。

不出预料，主流媒体告诉我们，这些意识形态上的异国正在利用极端的抗疫措施压迫人民，同理性、民主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们打算把“极权主义国家”这一形象投射在中国、朝鲜、伊朗等国的身上；与此同时，亿万富豪们正在“西方”国家为技术暴政奠定基石；后者已尽悉被美国、德国、以色列等国家的私人技术企业通过监控摄像头、地理围栏、5G技术以及借助电视、网络、学校和科研机构而进行的持续定点洗脑宣传所掌控。

也就是说，被描述为极权主义源头的，都是那些拒绝接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国家。进行此种宣传简直是大师们的天才之举。

迷雾随即涌起，让他们得以逼迫我们使用数字货币，而数字货币系统随时都可以被企业式国家、智慧城市甚至智能汽车关闭——让这些东西问世的目的就是使我们所有人沦为闭门不出的囚徒，只能永远处在监视之下。

正如辛迪·奈尔斯（Cindy Niles）所说：“通往地狱的道路上铺的是可持续发展目标。”

世界经济论坛等全球主义机构一直对超级富豪们俯首帖耳，而负责它们运营的幕后势力始终在对朝鲜大加抨击。朝鲜并不是乌托邦，但也曾尽力抵制他们的占领行动，如今已经力不从心。平壤的决策者们很有可能受

到了威胁，又或许已被收买。同样的事情早已在其他各国发生。

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同平壤和上海人民站在一起，抵抗全球主义分子的入侵。我们决不能被亿万富豪所蛊惑、自以为是，与本应与之同病相怜的受害者们为敌。

要打败全球主义分子，我们必须在各个地方创办起全新的临时性政府，同时建立有别于“全球主义”组织的，以为人民为重的“国际主义”联盟，全力抵御企业法西斯主义。

超级富豪们明白，我们若能集结起全世界志同道合的人们，为共同的目标而奋斗，他们便会迎来末日。他们会不择手段、不计代价地迷惑我们、离间我们，竭力威胁、贿赂大批公众人物，以实现世界的彻底重建。

心怀叵测的全球主义分子刻意将某些国家打上了“敌人”的标签，而同时这些国家的民众携起手来、群策群力是我们反败为胜的关键所在。

中国在这场以新冠骗局为代表、可能会使大多数人沦为奴隶乃至落入更悲惨境地的新形式全球阶级之战中拥有特殊地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各项法律和基本原则仍然把结束阶级斗争、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作为国策。现在中国是唯一一个保留了以平等和民主为本的革命原则，并且通过以阶级斗争为基础的革命性治理予以贯彻、将其作为政府目标的大国。

当然，我们都被暴富的想法，被自恋和自满的思潮所诱惑。我们在各个大学中设立商业学院，告诉人们把变得富有作为人生目标无可厚非。

然而中国与其他大国，尤其是今日的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潜力，能够令阻止财富向亿万富翁手中聚集这一事业成为整个国家、政府、乃至军队的目标——我们能够在政府文件中找到相关表述，只需要行动起来，让它们成为现实。

不论中国的革命传统在星巴克咖啡杯和阿迪达斯T恤中埋得有多深，

它始终等待着人们去挖掘、赋予其新的活力。

如今正是中国发挥世界领袖真正作用的时刻。它要做的，并非通过模仿美国、推广危险的消费和军事化文化来予以超越，而是实现改变，让人们有真正的全新选择。

毛泽东等许多伟人都在自己的专著中表达了相似的观点。此时此刻，他们论述中的瑕疵已无关紧要，而其革命性潜力却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未来举足轻重。

第四章

重新审视革命传统 反超级富豪行动的必要环节

最近一位全心致力于阻止美国暴政之癌扩散的挚友问我：

“我们为争取自由和正义而发起的斗争什么时候才能上新闻？”

我犹豫了——她已经付出了卓绝的努力、展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因此我不想打击她的热情。

然而最后我将不得不将真相讲给她听，因为要建立一个健康向善、可持续发展的社会需要人们进行经年累月、残酷至极的斗争，而在这件事上自欺欺人，将会让我们自己陷入无比危险的境地。我们绝不能因为财阀们日复一日地在前方布下障碍而灰心气馁，也不应该为一点点小成就、为国王们在享用我们的血汗钱之时扔出的一根骨头而心满意足，就此止步。

过了一会，我回答她：

“等我们创办了自己的报社和电视台，让它们能真实地反映美国的现状、击破跨国企业想让我们看到的假象；等我们根据宪法建立了自己的政府，让它对人民负责、透明公开；等我们开设了自己的学校，让它们向孩子们传授基本的道德观念，培养他们的家庭和社会责任感，训练他们独立思考、运用科学方法探索世界的能力；等我们建立起自己的货币系统，让它以实际资产而非银行家们吹起的泡沫为根基；等我们创建起民用、民享、民治的经济体系——等到那时，只有那时，我们的行动才会被媒体报道，获得应有的关注。”

美国的政体从不完美，但它曾以向善为目标。如今政府不过是一只毛茸茸的手套；藏在其中的，是各个跨国企业冷冰冰的铁拳。

在此紧要关头，我们需要通过言语、更重要的是通过实际行动来申明：我们是独立公民，正在为推倒华盛顿已朽为粪土的大厦、令尊重宪法的共和政体取而代之铺设基石。现在，我们曾经伟大辉煌的首都遍地都是金钱

贩子，他们宛若秃鹫一样纷纷涌入那里，只为捡食残肉碎骨、满足贪欲。

我们对他们的计划心知肚明——尽管许多美国人仍旧难以看清这场骗局的全貌，无法识别这场阴谋背后的罪恶，不明白他们打算接管人类以及所有生命体生活的方方面面，从DNA、食物、肉体到思想乃至梦境。

但是已有越来越多的人清醒过来，发现潜伏在伪非政府组织背后的亿万富豪、已被收买的政府机构、跨国企业和银行所造成的危害。金钱贩子们因此而快马加鞭、变本加厉，以掌管我们的世界。

恰在此时，他们正在谋划发起世界大战，将战争的引线布置在乌克兰，台湾，或者其他地方。

至于这场战争是会夺取数百万人的生命乃至令人类绝迹，还是会仅仅成为进一步推动财富转移、极权统治在全球蔓延、全新世界秩序成型的幌子，我们仍不知晓。但我们的确清楚，乌克兰已经沦为疫苗护照、跟踪手段和社会控制术的试验场。

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将战争用作政治游戏工具，一不小心便会导致事态失控，战争之犬一旦破笼而出，便不再听从主人的喝令。

发起世界大战的意图，以及将政府私有化、全面控制经济体系和公民社交系统的阴谋紧密关联。如果让他们得逞，人们所有的交流便只能通过互联网、或者在无人AI平台的规管之下进行。届时人们会失去辨明何人做出何种决策的机会，也没有办法追究作恶者的责任，只能放任他们在国内外散布政企融合之癌。

届时我们会变成囚犯，而监管我们的，是本应服务于我们的各种系统。噩梦正如夜幕一般渐渐降临。

计算机银行正在于暗处以秘密、数字化的方式制定各项决策，而控制这些银行的，是布莱克、先锋领航等跨国金融组织或者亚马逊、脸书等跨国企业。他们将作出的决定灌输给我们，命令我们遵守他们在黑暗中制定的规则。未来，我们连同人类讲话、通过第三方确认决策制定流程的机会

都不会有。战争正是实现这场大重启的绝佳方式。

如果国家治理的全部程序都被外包给营利性企业，那么作出事关我们生死存亡的决定的，不论其为何人何物，都绝不可能是宪法意义上，或者伦理意义乃至任何意义上的政府。

他们希望诸位被电视洗脑，将他们当作政府权威。总之，原有政府的废墟内，早已充斥着被他们安排下的一个个木偶，而提线则掌握在跨国企业手中。

与此同时，他们还重金收买自称为保守派、自由派或社会主义拥护者的局外人和在野人士，告诉诸位问题出在政府身上，却从不道明政府被何人所控制、被何人所有，如何才能让一切回归正常。

“控制”是政治游戏的关键，向来如此。而这场巨变旨在将人类驱逐出美国的政府和企业，在本质上更为险恶。

等到政府职能已完全被AI服务通过互联网而替代，等到政府、公司中再也找不到诸位可以与之讲理申诉的人类，这场接管便大功告成。

人类被电脑无人机和机器人所取代——诸位本来不应该注意到这一过程。他们为这场转变打出的大旗是“便捷”和“现代”，即使滥用科技会导致无法避免的后果。

请记住我的话。他们就像虐待狂一样，通过花言巧语、巧技妙招来哄受害者戴上手铐。一旦自己的系统上线，他们便会毫不留情地将诸位锁起，不留任何余地。在这样的新世界中，实现残酷的效率是重中之重，碍事的人将无处可寻。

媒体突然就警察暴力问题大谈特谈，目的是让诸位相信用机器人和无人机替代人类警察会更加安全——以美墨边境为起点，这一过程正在推进之中。机器人和无人机可直接由超级富豪来控制，而操纵者能够要么隐身于地堡，要么借助于人造卫星。呼吁申诉将成为不可能之事。

此种为奴役我们而滥用技术的恶行，我们必须予以抵制。我们必须挨家挨户地教育民众，告诉他们上述行为会催生出怎样的危险和罪恶。

政府遭到破坏的同时，货币体系也未能幸免，正在被可由阴暗势力随时操纵、删除的虚拟信用系统所取代。

货币和金融是完美专政体制不可缺少的环节。一小撮富翁可以随心所欲地为自己印钞，从而令诸位钱包中的纸币不断贬值。随着无现金社会的实现与数字货币（此物正在酝酿当中）和信用卡的强制推广，政府和各大企业即将可以为所欲为，随意冻结或者夺取诸位的钱财。

我们必须要做的事

我们完全有机会力挽狂澜，遏阻在国内外汹涌蔓延的暴政狂潮，让事态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发展。

然而胜利的果实还远未掌握于我们手中。此时此地，每一条街道、每一间办公室、每一个教室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己所能，同企业法西斯势力相抗争。正如拉比·希列所述：“我不担当，要待何人？此刻不搏，更待何时？”

我们必须建立教育、货币、食物以及物资分配等系统，并且使其彻底独立于目前用于让美国乃至世界民众沦为奴隶的罪恶网络。

正如俗语所说：

“不必愤怒，团结起来！”

不要浪费时间去发起抗议，表达对乔·拜登等百无一用的废物政客的不满。民主党和共和党无异于一群小丑和一具具行尸走肉，被人推到台前，供诸位发泄怒火，分散诸位的注意力，以掩盖幕后的黑手，让金融家们得以偷偷摸摸地转移我们的财富。

所有公民都需要彻彻底底地懂得超级富豪是如何利用它们的超级计

算机、数字货币银行来控制我们的社会、操纵我们的经济系统，用哗众取宠、娱乐至上的社交网络给大众洗脑、让我们变得麻木不仁的。

一旦民众开始明白事情的真相以及补救的步骤，我们便可以采取行动了。

我们绝不应当对由超级富豪们豢养捧红的名人唯命是从。这群人都包括谁？哈，总地来说，所有可以在主流媒体上亮相的公共知识分子都已被收买。

我们绝不可以落入圈套，敌视中国、俄罗斯等国家。它们，当然也包括美国，都已陷入可怕的境地。我们面前是一场跨国阶级斗争，而主流媒体却谎话连篇，将其捏造为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

超级富豪们还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和拥趸误导民众，对所谓的“左翼人士”大批特批。比如，由企业资助的战争狂民主党便被“保守”媒体斥为“左翼党派”。本人怀疑对“左翼”一词的滥用实为一场旨在迷惑大众的阴谋，目的是让大家认为左翼思想、社会主义以及共产主义政策，还有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才是大肆扩展的企业法西斯主义的根源。

毫无疑问，这一策略的主旨，是阻止我们借用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来思考，应对富豪们对经济系统的侵蚀恶行。在他们看来，诸位绝不应该了解计划经济、财富再分配的手段或许可以解决当前的危机。不，诸位只能对着腐败诡诈的政客大发雷霆，但绝不可以琢磨经济结构方面的问题。

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毛泽东以及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领袖们的过失都已存案，他们犯下的错误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同时，他们也在各自的著作中针对利益驱动型经济和资本主导的权力关系等深层结构问题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见解。他们都提出了旨在发起根本性改变、有别于肤浅改革的解决方案。与“增量式”、“渐进式”改革相比，此种意识形态和经济方面的彻底转变，恰恰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

我们可以，也必须思索经济、政治和社会政策方面的左翼传统究竟为何物，必须深入揣摩以往革命留下的经验教训，辨明何者有效，何者无效。请记住，在苏联诸多实验性做法的启发之下，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新政时期采取了经济管制措施。

在过去的两年中，数万亿美元被超级富豪窃取；在过去的二十年里，由跨国企业行为催生的通货膨胀和大量失业所导致的财产流失更是难以估量。他们的盗窃行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社会的结构。

要让社会健康如初，我们除了在超级富豪和普通民众之间进行彻底的财富再分配，别无他法。

我们要是安于现状，那么便只能迎接奴隶社会的降临。

我们不能盲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但同时也不能固步自封、受人蒙蔽，对宝贵传统中的精辟观点视而不见。面对危机，我们要脚踏实地，绝不可畏首畏尾，惧于去未曾料想之地发掘解决之道。

我们终将需要占领超级富豪们的大本营，关闭他们的金融网络，没收他们的超级计算机，摧毁他们藏于深山之中、本来打算让其不见天日的武器仓库。任何观点，任何政策，任何战略，只要能帮助我们应对面前的残酷战争，我们都不应该弃而不用。

第五章

儒家思想与民主的潜力

我们必须对“民主”一词重新进行根本性的定义，因为我们试图确定如何以民主和参与的方式统治一个一体化的地球，同时，我们可以扩展“民主”一词，以便它涵盖人类文明的多种起源，而不仅仅是基于希腊和罗马先例的欧洲传统。

随着东亚经济和文化力量增强，儒家、道家和佛教以及其他传统的深度在全球文化和政治话语中更加突出，这一进程已经开始并进入加速阶段。学者们也开始认识到西方启蒙学者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程度，并在该传统下目睹了儒家传统在天主教会之外伦理治理的潜力。

当我们考虑地球的民主未来时，通过应用儒家概念，更深入地思考其中儒家的起源和“民主”概念中的新潜力至关重要。中国、韩国、日本、越南等国可以对儒家遗产提出不同解释，并帮助我们梳理出这一传统的全部潜力。

部分问题将涉及改变中国人对本国文化的看法，其中西方形象和标准成为主导，致使中国传统显得次要并且古怪。这种状态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文化潜力，因为它让大量文化传统贴上了“无关紧要”的标签，从而20世纪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智力成果似乎都被误导了。你可以在高中教科书中找到这个论点，甚至在写给外国人的中国文化的英文介绍中也能找到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关系到知识分子传统和新儒家传统在中国的重要性。新儒学是南宋(1127 - 1279)学者朱熹(1130-1200)编纂的哲学体系的总称，构成了中国后来朝代许多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新儒学是认识论的综合方法，将早期儒家教义与佛教中发展起来的形而上学术语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包含自然世界、治理和伦理的总体世界观。

新儒家将世界视为一个道德整体，其中学者通过接触儒家经典而享有最优越的地位，这一观点成为前现代中国几乎所有正规教育的基础，随着

中国在20世纪努力实现现代化，一个关于新儒学的神话生根发芽，直到今天依旧力量无穷。

神话是这样的：

在清代（1644-1911），学者们迷失在从新儒家传统的模糊思维中得出的关于自我和社会的抽象理论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中。他们在新儒家关于“德”和“孝”的抽象话语中迷失自我，对治国的方法和改善民生的技术等实际研究失去了兴趣。这些学者整天读书，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由于他们的失败，中国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落后，只有在20世纪引入西方科学时才通过部分可悲的殖民化取得一定进展。

人们认为，正因为儒家思想，中国未能发展制造、电力、铁路和其他现代生产和运输系统。

虽然19世纪一小群颓废自利的学者确实以新儒学为意识形态来证实他们的统治并拒绝西学，但整个故事却是一个具有误导性和破坏性的神话。

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榨取和消费、自负和剥削的文化相比，强调农业、可持续性、社会和谐和尊重家庭关系的传统中国社会更加有利于人类福祉的长期发展。

或许神话之所以有这样的力量，是因为它与现代化神话相结合，即中国必须抛弃过去才能走向现代，成为先进国家。这个神话对一些中国人来说仍然力量非凡。

但快速现代化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将面临新的全球性挑战，其中中国的传统观念而非现代化的实践至关重要。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财富集中、平等或道德标准，相比在增长和消费方面作为经济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儒家思想提供了更好的答案。

许多中国人认为新儒学反对科学和技术，但实际上恰恰相反。朱熹认为中国和韩国科学话语的基础，亚洲的“格物”以及直到17世纪的科学体系在许多领域都比西方的竞争对手更为先进。

十九世纪，一些中国知识分子以忠于儒学的封闭自守为借口，将新儒家传统视为落后，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错误。明清两代关于自我与社会的许多著作都与当代挑战直接相关。

儒家思想被误解为尊老、真诚、服从命令的一套简单化的规则。这种通俗的解释与明清思想家提出的复杂论点相去甚远。这些学者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了政府内部权力平衡的基础以及教育、道德、环境和治理之间确保某种形式的民主进程能够长期存在的重要关系。

恢复新儒家传统的第一步可能是什么？或许中国人可以采取的一个步骤是让这一传统更多地成为当代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只能从尊重老师和长者的角度来想象新儒学，因此迄今为止，对这一传统进行现代化的尝试并没有那么成功。

但是如果把王阳明的教导用一种与日常生活和年轻人面临的问题相关的方式来呈现呢？如果以普通人根据自己的经验可以理解的方式传播基本真理，而不是要求儒家学说的专业知识，那会怎么样？

这就是在《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等书中将禅宗从日本引入西方的方法。这部19世纪70年代的畅销小说生动地讲述了禅宗的教义，并没有参考原著经典。

王阳明关于个人责任和制度责任的论点，不是博物馆里的陈词滥调，而是适用于当下的问题。例如，制作一部广受欢迎的电视剧，讲述年轻人的疏远、竞争、自杀和痴迷于表面的危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各地），这可能是个好主意。这部广受欢迎的戏剧可以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介绍王阳明关于人类经验和道德的思想。观看戏剧或电视节目的年轻人会以全新的方式看待新儒家传统。

此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如果没有新儒学的强大知识传统赋予知识分子对发展和政府进行战略思考的能力，中国就不可能在20世纪实现卓越的现代化。引领中国奇迹的政府官员和公司总裁们从不是因为他们们的热情和勤奋的职业道德而大获成功。这是在中国经常听到的一种唯我论的观点。

相反，正是新儒家传统的极大丰富性及其对抽象原则与具体实际行动相结合的强调，使中国既能设立看似不可能的崇高目标，又能顽强地投身为市场和技术的日常奋斗，而不会忽视最终目标。

但是，在面临新挑战的今天，新儒家传统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解释。例如，新儒家形而上学传统认为，人类经验中最重要的方面是人眼看不见的方面。整个传统突出了我们的宇宙和人类经验的无形的形而上学基础，并引导读者质疑日常生活的表面。

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时代，在这个时代，电视或互联网上再现的视觉和图像愈发比任何基本原则或形而上学更权威、更重要。我们陷入了对世界最肤浅的理解，我们的世界正被数字革命夷为平地。我们缺乏的是对我们观察到的现象背后潜在的形而上学的感觉。

我们现代经验中被削弱的那部分正是新儒家传统中有效解决的问题。关注基本原则和世界运作的规则，而不是事物的外表，这正是我们在这个时代迫切需要的。在事物的外表已经成为一切的时刻，这种洞察力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我们听过一个关于儒家学者的故事，他们非常落后，无法应对现代性，但也许他们对这个时代的世界有所了解，或许是在我们达到现代化范式极限的那一刻？

让我们记住这个儒家学者的生活方式。他通过读书、写信、写散文、背诵经典，以便更好地理解它们的细微差别。他利用极少资源，并以极其谦虚的方式行事。无需去任何地方，无需做任何事情，就能在他的生命中找到无限的深度和意义。他关心的是基本原则，而不是表象，因此他可以在阅读一系列核心文本中找到真理和满足感。

也许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的最重要的挑战是减少生活在富裕国家的特权人士对自然资源的难以置信的浪费。我们必须超越拥有汽车、住大房子、吃过多食物的强迫性需求。我们陷入了过度消费的悲惨循环，以此来证明幸福。这种消费正在对环境产生破坏性影响，并威胁着人类的未来。

在我们面临消费文化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气候变化时，那种在一些书籍和论文中找到无限深度的儒家学者的模式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今天对环境造成的巨大破坏来自于那些消耗过多资源的先进富裕国家。除非我们认真专注于减少消费，否则我们将无法向我们的孩子承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新儒家有很多东西可以提供给我们，同样也可以提供给世界。试想一下，你能在家里读书和写作的那一刻找到完全的满足感。如果迷失在消费文化中，表面上看可能会很无聊，但是如果从内部了解这个世界，它就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中国传统强调按需饮食，避免炫耀式消费。在现代化进程中，当这种简朴生活和适度消费的传统逐渐发展壮大时却被许多人鄙视。但在这个时代，中国最能成为领导者，因为它向世界展示了极简的生活模式，这是现代生活的传统，17和18世纪最伟大的智者作为学者过着极其朴素的生活，这对我们都意义重大。我们必须以年轻人容易理解的方式重新诠释这一传统。

儒家的这种道德传统可以成为这个时代国际民主的支柱。

为了进入好高中进而考上一流大学，中国年轻人之间展开无情的竞争，这是寻找优质工作的必要步骤，给许多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损失，并扭曲了学习的本质。

教育已经成为一种隐蔽的战斗，这让我们陷入孤立，并不是所有人为了发现真相或创造更美好社会而合作的基础。

我经常听到人们将当代中国对考试作为一种获得社会地位的手段痴迷与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公务员考试制度进行比较。公务员考试是中国治理的核心，在此之前它已经影响了文化的方方面面。

将当代应试与清代儒家科举考试进行类比并非完全错误。考试制度，特别是在18世纪后期由于人口迅速增加而导致政府职位完全饱和之后，成

为了一场与财富和权力相关的无情竞争职位的战场。

一些有权势的家族或通过给予后代出色的指导，或通过腐败，也可能同时利用两种方式垄断了考试系统。

考试内容缩减到记忆固定词组、运用符合考官要求的华丽辞藻、无休止地练习缺乏想象力的范文。

但晚清科举考试制度的堕落，并不代表该考试的初衷。

相反，我们需要问自己，拥有一个将政府服务视为最高目标，并以道德哲学教育，而不是工商管理、金融或广告为目标的社会，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所有受教育者的目标。

我们必须问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精英统治的价值，这是考试制度中最常被引用的部分。中国、韩国和越南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在18世纪和19世纪也成为法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典范，经常被奉为精英统治的典型代表，其由能者和受教育者统治，展现出巨大的吸引力。

精英统治形成了贵族统治或暴政的强大替代品，而精英统治随着时间的推移退化为贵族统治是理所当然的。今天，当我们再次目睹资本的急剧集中时，这一点就更加真实。

最近人们对精英管理的优点感兴趣，尤其是在中国的案例中，最著名的是清华大学的贝淡宁（Daniel Bell）的著作。他在其著作《中国模式：贤能政治与民主的局限》中提出，当前中国的贤能政治可以作为西方民主的替代品。

诚然，精英统治，一种寻求提升具有管理技能和能力的人的制度，可以提供替代“民主”制度的另一种选择，在这种制度中，公民投票选举由特殊利益预先选出的领导人。毕竟，如果人们只根据带有偏见的媒体提供的信息进行投票，很难认为这样的体系是一种有效的领导人选拔方式。

文官制度受到晚清改革派的严厉批评，他们认为通晓经典的儒家学者

没有准备好应对现代化的挑战，需要的是能够谈判贸易条约，建立邮政系统，经营铁路和钢铁厂的实用专家。

这一遗产持续存在，今天大多数考试用于确定职业并专注于数学和英语、行政和管理，或者会计或金融方面的特定技能。

道德哲学在现代化进程中从考试中退场。

那么，为什么公务员考试的重点是儒家经典和道德哲学？是不是因为学者们忽视了国家的需求，迷失在自己的特权中？

了解儒家公务员的本质是困难的，因为对公务员考试的本源精神存在根本性的误解。

“精英统治”这个词用词不当。当然，中国公务员考试考的是成绩，但这不是其主要功能。

考试起源于汉代，其目的是作为建立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基础，而不是能者和博学者的统治。这两个目标是相关的，但抓住根本区别是未来改革的关键。

将儒家思想系统化的哲学家，孔子和孟子，与其说是崇尚精英统治，不如说是崇尚心智统治，或“智者统治”。心智统治已经成为一个陌生的术语，但创建一个由智者和道德者统治的国家的目标也被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认为是最好的政府形式。

今天大多数人会认为政府应该由智者而不是由能者来管理的想法要么是天真无邪，要么是危险的精英主义，但让我们仔细考虑这个问题，然后再驳斥传统中国文化的这一批判性假设。

民主很容易退化为人们被虚假信息误导，或者有魅力的领导人做出可怕的决定，从而导致最糟糕的暴政。

精英统治可能导致那些拥有明确技能和高教育水平但没有道德指南

针并追求个人利益或家庭利益的人进行统治。

孔子和柏拉图提倡智者统治是有道理的。

人们如何在政府和企业中得到提升对于一个健康的社会至关重要。

问题是：如何实现智者治理？

人是有缺陷的生物，任何制度都会有腐败和滥用权力。定期改革对于确保透明度至关重要。

要求参与政治和治理的人从小就沉浸在道德哲学中，熟悉人文学科并能够深思熟虑地撰写有关如何找到治理和社会问题的道德解决方案的要求，这是合乎逻辑且令人信服的。我们今天正是需要这样一种方法。

但我们应该追求传统儒家治理的精神，而不是其形式，尤其是在未来的时代。

我们不应该强迫每个人都只阅读儒家经典，或者参加传统中国的考试。今天的世界已经不同了。

相反，我们可以尝试新的方法，让哲学和文学成为所有希望在政府或商界工作的人的培训的一部分，这样他们就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及其对社会的影响，并将道德行为视为最高目标。

这种教育的解读应该延伸到今天，而不应该局限于中国传统。此外，这样的教育应该包括向道德哲学老师学习，并与老师交谈。我们必须超越计算机分级匿名测试的非人工系统。考试必须更人性化，且更加循序渐进。它们可以指抽象的原则，但它们必须以我们在当代社会面临的道德考验为基础。

这种重新夺回儒家传统本源精神的创新，可以为政府和教育带来巨大的崭新活力，为中国、韩国、越南和世界各地的青年带来新的希望。

第六章 全球主义者孤注一掷之时——安倍遇刺事件

7月8日，日本的古都闷热而潮湿。日本最具影响力的政坛人物安倍晋三正在奈良近铁大和西大寺站发表演讲，为当地的自民党候选人拉票。忽然，一声巨响响起，紧接着升起了一股诡异的青烟。

众人的反应简直不可思议。聚集在此处的观众多得反常，却没有任何一人逃开寻找掩体，也无人惊恐地跌倒。

安倍的保镖也举止怪异，在演讲期间站得远远的，面无表情，既没有奋力掩护他，也没有把他拉至安全之地。

片刻之后，安倍毫无生气地瘫倒在地，其标志性的蓝夹克与白衬衫已满是血渍，上面还挂着蓝色徽章——其象征意义是同遭朝鲜绑架的日本人团结一致。他很有可能是当场毙命的。

直到这时，几名保镖才捉住嫌疑人——始终站在安倍背后的山上彻也。他们同山上扭打在一起，举手投足却像是在表演事先编排好的、供电视机前观众观瞻的舞蹈，而非在开展专业的抓捕行动。

没过多久，媒体便公布，山上现年41岁，是前海上自卫队队员，与安倍有个人恩怨。

山上对警方供认不讳，甚至没有在保镖行动时试图逃离现场，始终拿着那把愚蠢的自制枪。

安倍躺在人行道上时，围观者中没有一个人逃跑寻找庇护，甚至无人观望四周、确定子弹从何方位而来。似乎人人都知道枪声不会再度响起，甚是奇怪。

随后，闹剧开场。安倍身边的人没有把他搀进豪车送他离去，只是向路人喊话，问他们之中是否有医生。

媒体立即接受了此次袭击是“枪手单独行动”这一结论，对各种小道消息津津乐道：山上是如何同统一教发生关联的，以及他为何对安倍积怨甚深。统一教会是由川濑佳代（此人自称拥有神赐之力）创立的新兴宗教组织，安倍与其过从甚密，而山上彻也的母亲是教会成员，因信教而倾家荡产。

因为该教会中有由文鲜明牧师所创之统一教的信徒，因此记者迈克尔·佩恩便妄下结论，称导致安倍之死的阴谋由他同统一教之间的协作所催生。

尽管主流媒体采用了这一荒谬说法，但日本警方和安全机构并未对其解读予以压制。博主北川隆司曾于7月10日发文分析，表示击中安倍子弹是从其前方，而非背后——山上彻也所处的位置——射出的，而且从射击角度判断，枪手很有可能位于车站广场对面十字路口一侧或两侧的高楼之上。

比起媒体毫无根据的推断，北川所作的弹道分析要科学得多。媒体曾称安倍只是身中一枪，但当晚医方便宣布从死者身上取出了两枚子弹。

手持拙劣自制枪支、混在距目标五米多远的人群中却可击中安倍两次的几率可谓低之又低。日本电视名人小园广见本身便是枪支专家，他曾在7月12日的晨间节目《Sukkiri》上表示，在此种条件之下凶手竟然可以得逞，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仔细观看视频便可发现，飞入事发地的子弹是由位于附近大楼顶上的步枪射出的。

此事向世界传达的信息

安倍晋三是日本最有权势的政治人物，当前地缘政治危机导致局势空前动荡，日本政坛人士与官员纷纷投奔于他。如此人物在身边没有安保人员尽责的情况之下遇刺身亡，实在毫无道理可言。

也许电视机前的观众不明就里，但其他日本政客心知肚明。几乎在安倍遇刺的同一时间，鲍里斯·约翰逊便被迫辞职，马克龙也于7月11日忽然面临称其以权谋私、同优步暗中勾结的指控与要求其下台的呼声，而之前的几个月中，几场大规模抗议也未能撼动他的地位。

安倍染血的白衬衣已经说明一切：全盘接受全球主义体系、推行“新冠统治”并不足以保证个人安全，G7国家的领导人也不可幸免。

无形之癌正在侵蚀全世界各国的体制，而目前为止安倍是其最具权势的受害者。这种制度之疾将国家政府的决策权移交给了私有超级计算机银行网络，私募股权集团，特拉维夫、伦敦和莱斯顿的受雇情报公司，以及由世界经济论坛、北约、世界银行和其他大型组织机构雇佣的战略智库。

第四次工业革命不过是把全部信息输入和输出的控制权以提高效率之名从中央政府转移至脸书、亚马逊、甲骨文、谷歌、思爱普等公司的借口。正如美国知本家J.P. 摩根所说：“凡事都有两个理由，一个好听，一个真实。”

在安倍遇刺一事上，这群技术大亨及其东家已经孤注一掷，向世人宣布，哪怕一国的权威人士，如若其胆敢违命，也会惨遭厄运，而真正的幕

后主使根本不必承担任何责任。

日本的问题所在

日本是唯一一个被视作先进到足以加入“西方世界”、成为“尊贵的”G7集团成员、有资格同顶级情报分享组织“五眼联盟”合作或者有潜力加入其中的亚洲国家。然而，对于全球金融家和美国权贵阶层就全新世界秩序提出的期望和要求，日本却始终视而不见。

尽管在亚洲一直饱受华盛顿诟病的国家是韩国，美国也一直称其作为盟友远不如日本称职，然而事实是，忙于接管五角大楼和全球经济的超级富豪们早已开始质疑日本是否可靠。

世界银行、高盛集团以及哈佛大学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全球主义框架为“发达国家”的高智慧人才提供了一条轨道。

来自澳大利亚、法国、德国、挪威和意大利的精英都要掌握流利的英语，在华盛顿、伦敦、日内瓦的智库或大学耗度时日，满足于某家银行、政府机构或研究机构找到一份薪资不菲的安全闲职，且把《经济学人》杂志上刊登的常识、专业金融观点和各种论述奉为福音。

然而，尽管日本有自己先进的银行系统，尽管该国掌握了高端技术、已经成为德国在机床开发方面的唯一对手，尽管其教育系统健全完善、可培养出大批诺贝尔奖获得者，但它并未为这一“发达”国家造就甘愿遵循上述模式的人才。

大多数日本精英都不选择出国深造，而日本知识界人士本就博学广识，不必对从海外学术界或新闻媒体引入的信息依赖至深。

与其他国家不同，日本人只用日语撰写高深的期刊论文，只引用日本专家的论述作为参考。实际上，在植物学和细胞生物学等领域，日本世界级的论文都是以全日文书写的。

与此同时，日本的国内经济体系也严密发达，不会被跨国企业轻易渗透——后者也曾施展手腕，但未能得逞。

十年以来，大规模的财富集中已经让超级富豪们得以建立无形的全球治理秘密网络，其最为典型的代表便是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青年领袖计划与施瓦茨曼学者计划。有相关背景的政坛新星渗透各国政府、各个产业与各间国家研究机构，以保证全球主义者的安排得以顺利实施。

这种奸巧的全球治理模式已经影响到了日本。然而在日本，会说英语的，还有在哈佛求学的群体，并非社会迅速发展的必需之人。

日本的民主与经济独立性可谓根深蒂固，令推行“新冠统治”的超级富豪们心生防备。

尽管安倍政府以及后来的岸田政府听从了世界经济论坛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接种疫苗与保持社会距离方面的指示，但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日本政府对其国民生活的干涉要少得多，在强迫组织机构接种疫苗一事上也不甚成功。

比起其他的“发达国家”来，日本仍然十分克制，没有利用二维码来大规模阻止未接种新冠疫苗者获得社会服务。

此外，日本政府拒绝听命全面推广数字化，令跨国技术巨头们无法像掌控其他地方一样控制日本。由于日本迟迟未能实现深度数字化，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特邀日本数字厅长官牧岛花莲前往，令其于7月13日解释日本为何如此拖拉。日本数字厅也是在2021年9月迫于全球金融势力的压力建立起来的。

日本人逐渐发现，他们抵制数字化进程、反对将政府及高校职能全面外包给跨国技术巨头、阻挡信息资源私有化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日本，遵循手写记录等传统、使用日语的机构仍在运营；日本人仍在读书，且不像韩国与中国民众那样，对人工智能推崇备至。

日本的抗拒可追溯至1867年的明治维新。日本开始着手将来自西方的可用观念翻译成日语，将其同日本的旧有理念相结合，以此来建构复合式本土话语，重整政府体系。如今，明治维新时期建立的治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存在，其所采用的治理模式以日本与中国古时的前现代思想为基础，且对19世纪的普鲁士和英格兰有所借鉴。

此举却催生出了一种封建式的治理方法：大臣们监管官员的封地，官员则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财产与内部命令链。

安倍的问题所在

安倍晋三是这个时代最为精干老练的政坛人士之一。他从不顽固抵抗，愿意向美国和国际机构妥协，但同时也极为谨慎，避免让日本沦为全球主义者支配的对象。

安倍心怀梦想，希望让日本恢复帝国辉煌，想象自己是明治天皇转世。

安倍同约翰逊和马克龙截然不同：他无意于在电视上频频亮相，始终致力于掌控日本国内真正的决策过程。

有些人不遗余力地为安倍歌功颂德，其实无此必要。他也是腐败势力中的一员，也曾推动危险的政府私有化进程，挖空教育系统、支持中产阶级的资产向富豪阶层大规模转移。

他利用极右翼论坛“日本会议”宣扬极端民族主义，美化日本帝国曾经犯下的严重罪行，甚是令人不安。安倍对所有军费开支都予以坚定支持

——尽管此举极不明智，而且愿意一掷千金，对美国亦步亦趋。

作为前首相岸信介的外孙与前外务大臣安倍晋太郎的儿子，安倍晋三自幼年起便有了精明政治家的风范。他能够极富创造性地利用各种政治工具来推行自己的计划，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号召企业和全世界的政府领导人——这一点，其他亚洲的政坛人物中无人能及。

我曾与安倍会面两次；他给我留下的印象如今仍然清晰无比。他或许在宣扬愤世嫉俗的政治观点，人却显得纯粹简单——用日语说，便是“素直”，这样的形象颇具吸引力。他通过言行举止表示自己兼容并蓄、思想开明，令拥趸对其忠心耿耿，也凭此压倒了许多对其政策不满之人。

总之，安倍这一能力非凡的政治人物足可在自民党内乃至国际集团中挑起纷争的同时保持自己体贴仁慈的领袖形象。

正因如此，反对安倍族裔民族主义的日本人仍然愿意支持他——在他们心中，安倍是唯一有能力让日本重返全球政治领导地位的政治家。

日本的外交官与军官正为本国缺乏远见而烦恼不已。他们认为，尽管日本拥有成为大国的一切资质，但管理它的却是一群庸碌无为的东京大学毕业毕业生；这群人知道怎样考出高分，却没有冒险的胆量。

日本培养出的领袖，与普京和习近平迥然不同，甚至与马克龙与约翰逊有千差万别。

安倍想要成为领袖，也拥有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这一角色所需的关系网、才能和冷酷心肠。他已经成为日本历史上在任时间最长的首相，在遇刺之前还在计划第三次出山。

毋庸置疑，哪怕安倍这样的国家领导人能够服从“大局安排”，世界经济论坛的幕后势力也不希望他们执掌权力，因为他们完全有组织国民发起反抗的能力。

差池何在

安倍能够利用传统的治国之道来化解日本十年来所面临的万难困境：日本与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而同时其与美国、以色列和北约集团的政治与安全一体化也进展迅速。

对于日本而言，跟美国交好的同时又与俄罗斯和中国保持友善关系是不可能之事，但安倍差一点就成功了。

安倍仍然心无旁骛、宠辱不惊。他尽己所能，动用了全部关系网，着手为日本开辟其专属的空间。在这一过程中，安倍采纳了自己外交政策局长、外务省事务次官谷内正太郎巧妙的外交策略，以保证日本能够在世界上占得一席之地。

安倍和谷内为拉拢东西方各国而采取的各种地缘政治策略，虽然有的彼此矛盾，但收效甚佳。他们充分利用秘密外交来敲定长期协议，让日本重返至大国游戏之中。

另一方面，安倍在奥巴马和特朗普面前展示的，是一个比韩国、澳大利亚乃至印度更愿意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日本，甘愿为迎合美国对东亚的布局推动再军事化而遭受国内的猛烈抨击。

与此同时，他广发亲美言论，大肆购买武器系统，令华盛顿的政客们十分满意，又与中国和俄罗斯的最高领导人保持着联系，还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开展计划周密的游说。这一切绝非易事。

在对俄关系方面，安倍于2019年同俄罗斯达成了一项内容甚广的和平条约；日俄关系本可就此走向正常化，两国事关北方四岛（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争端也可得到解决。他还得以为日本的企业争取能源合同、在俄罗斯寻找投资机会，尽管华盛顿为制裁俄罗斯而对日本频频施压。

记者田中宇称，俄罗斯宣布禁止日本政府代表入境之后，安倍仍可进入俄罗斯。

安倍也在认真地与中国交涉，以巩固两国相关机构之间的长期联系，推进在第十五轮协商（2019年4月9日到12日）中取得突破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安倍可以随时接触到中国的上层政治人物，后者也认为他可靠可信，尽管其言论颇具反华色彩。

引发一系列过程、最终导致安倍遇刺的关键事件，似乎是举行于6月28日到30日的马德里北约峰会。

峰会召开之际，正是各位幕后玩家为全新世界秩序立下规矩之时。北约正在迅速地脱胎换骨，想要摆脱保卫欧洲的国家联盟这一身份，化身为不负责任的，与全球经济论坛、超级富豪与全世界银行家同流合污的军事集团与“世界军团”，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另一时代所扮演的角色。

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领导人参会，便是北约实现上述转型的主要环节之一。

北约邀请上述四国加入前所未有的安全一体化联盟，合作内容包括情报分享（将相关信息资源外包给跨国技术巨头），使用先进武器系统（同时必须接受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跨国企业人员的监督管理），联合军演（开创了强迫决策之先例），以及其他会破坏一国国内指挥链的“协作”事项。

岸田于7月1日返回东京之后，首先要面见之人无疑包括安倍。他告诉

安倍，拜登政府对日本提出的条件简直苛刻至极。

顺便说一下，如今白宫已经完全被维多利亚·纽兰（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之流，以及经过布什家族调教的其他人等所占据，他们都是全球主义者的走狗。

就其本质而言，北约对日本的要求注定会让其陷入自毁境地。日本要加大对俄经济制裁的力度，要做好同俄罗斯开战的准备，还要预备与中国交火。日本政府的军事、情报与外交职能即将面目全非，被围在北约身边等待大快朵颐的私人承包商所瓜分。

我们并不知道安倍在身亡之前的一个星期之内做了些什么。他很可能动用了自己在华盛顿、北京、莫斯科乃至耶路撒冷、柏林和伦敦的全部人脉，展开了一场纷繁复杂的政治游戏，以巧妙地做出回应，让全世界认为日本对拜登忠心不二，同时日本却得以与中国和俄罗斯暗通款曲。

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其他国家都已封闭，而日本却可借此成为唯一一个行政部门尚且可以发挥部分职能的主要国家。

安倍遇刺近乎发生在前首尔市长朴元淳失踪（2020年7月9日）的两年之后。当天朴元淳曾经步入首尔市政大厅，对中央政府为抗击新冠疫情而提出的保持社交距离政策大加抨击。次日，有人发现了他的尸体，而其死因很快被定为自杀，动机是因面临同僚发起性骚扰指控而压力过大。

应对之策

当前事态极为严峻，我们绝不可小觑。倘若田中宇一语成谶，有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美国毁掉了日本登上世界领袖宝座的美梦，而全球主义者又希望担任日本首相的，永远是软弱无能、对华盛顿和吸血阶级的其他幕后势力俯首帖耳之人，那么日本可能会与美国分道扬镳，让两国陷入政治甚至军事冲突。

据报道，发表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主页上的、首篇对安倍的颂词并非由来自该中心的华盛顿首席日本政策负责人迈克尔·格林所撰写。

格林是布什国家安全委员会元老兼CSIS亚洲项目亨利·A. 基辛格席位代表，也是《优势战线：安倍晋三时代的日本大战略》（Line of Advantage: Japan's Grand Strategy in the Era of Abe Shinzo）一书的作者。格林与安倍过从甚密，或许是同后者关系最为亲密的美国人。

上述致辞由CSIS日本席位代表与前CIA官员克里斯托弗·约翰斯通（Christopher Johnstone）起草。此事甚为反常，说明安倍遇刺事件太过敏感，以至于格林本能地选择不在第一时间做出回应，而是让专业特工

代劳。

对于负责的知识界人士与华盛顿、东京和其他地方的民众而言，面对这次诡谲的暗杀事件，可行的应对之策只有一条：要求有关方面针对此事开展国际性的科学调查。

调查过程或许会让人心痛不已，但也能逼迫我们面对现实，认识到我们的政府是如何被隐形势力占领的。

否则，我们要是无法找出真正的幕后黑手，便可能会被迫陷入一场纷争，届时各国首脑将饱受抨击，各国之间争斗不断，而这一切的目的是掩盖全球金融势力的罪恶。

日本政府上一次失去对军队的控制权，部分原因在于两位前首相犬养毅与齐藤实分别在1932年5月15日与1936年2月26日遇刺。

然而就国际层面而言，同目前状况更具相关性的例子是罗斯柴尔德、华宝以及其他银行利益集团将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玩弄于股掌之间，营造出一种凶险的环境，令1914年6月28日发生的奥匈帝国弗朗茨·斐迪南大公遇刺事件引发的紧张局势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爆发。

Emanuel
Pastreich
(Concept)
&
Kim
ki-do
(Art)

强制



疫苗令

粮食危机



货币战争



无人机/
机器人
“暴走”



5G信号“烤”验



低轨道
军用卫星
“失控”



气候灾难
加重



篡改数字
货币数据



银行破产



“哈，老百姓要是不听专家的话，不乖乖打疫苗咱们还有几张牌可以打。”



超级富豪俱乐部

0.1% 人口的财富




嘿，乔！
今天我们心情不错。
把病例人数减少15%，
股指提高10%怎么样？
再让我们的财富
增长5%就够了，
好让我们有动力
改进创新。

Emanuel Pastreich (Concept)
& Kim ki-do (Art)



后新冠时代的幸福法则


8月



智能面具

您必须时刻佩戴同国家监控系统连续线的智能防护面具——连睡觉和洗澡的时候也不例外——免于感染新冠病毒。


9月



实时监控


您在家中的一举一动都在新冠摄像头监控之下。违规者每个月的“新冠救济金”将被扣除。

10月




您在“新冠开发项目”中投资超过三百万，便可在私宅、私家豪车和私人飞机中不遵守面具令和疫苗令的规定。民众严禁同不享受此种特权之人会面。

11月




公民不得进行身体接触，以免新冠病毒传播，但是大可在网上欣赏网飞发送的色情节目。您还可以付费视频与心爱之人发展“非接触式肉体关系”——尽管政府并不推荐这样做。

12月




食物消化是新冠病毒的主要源头，因此民众不得进食。人体所需的全部营养都必须通过静脉注射亚马逊提供的“美食礼包”供给。

1月




人们不得胡乱摆弄自己的智能防护面具，违者倘若被新冠监测电视发现，将面临巨额罚款。

2月



您只能使用经由亚马逊销售的智能防护面具。对方训练有素的专家会把面具锁在您的脸上。

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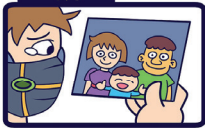


数字货币

其他支付手段


现今社会讲求高效。您买东西只可通过由微软推出的“新冠支付”这一数字方式、用“新冠救济金”付款，严禁使用包括黄金和其他贵金属在内的其他通货。

4月



如果您有家人确诊感染新冠，被送往新冠集中营接受治疗，请不要与他们联系。请耐心等待新冠集中营权威人士发出的官方信函。

5月




线上办公

线下接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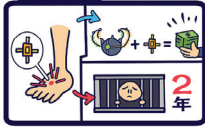
仍然进行非接触式线上办公的公民可获得通过新冠支付系统使用的额外奖励金。此种工作将在未来的几个月内废除；此外，您的收入来源将仅限于新冠救济金。

6月




根据规定，您必须定期通过智能防护面具上的自动注射系统接种新冠疫苗。倘若接种延误，您的新冠救济金也将推迟发放。本月应接种的疫苗为“COVID 35.3”。

7月




从本月开始，全体公民必须植入生物芯片，以实时监测大家所有的新冠症状。任何篡改芯片数据之人将至少入狱2年。

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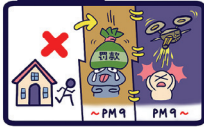
鉴于疫情愈发严峻，所有动植物都必须佩戴口罩。

9月



为了控制疫情蔓延，全体人类均不可进行身体接触。渴望爱抚孩子之人可以从亚马逊购买机器人婴儿。家中必须用塑料隔板把各位成员彼此隔开。三岁以下的婴幼儿可交由机器人保姆，让其享受付费护理服务。

10月



严禁公民离开家门，违者将面临相当于两个月新冠救济金的罚款。晚上9时之后外出之人将遭到新冠保护无人机的致命袭击。

2016.9.4.

气候变化

军事工业
复合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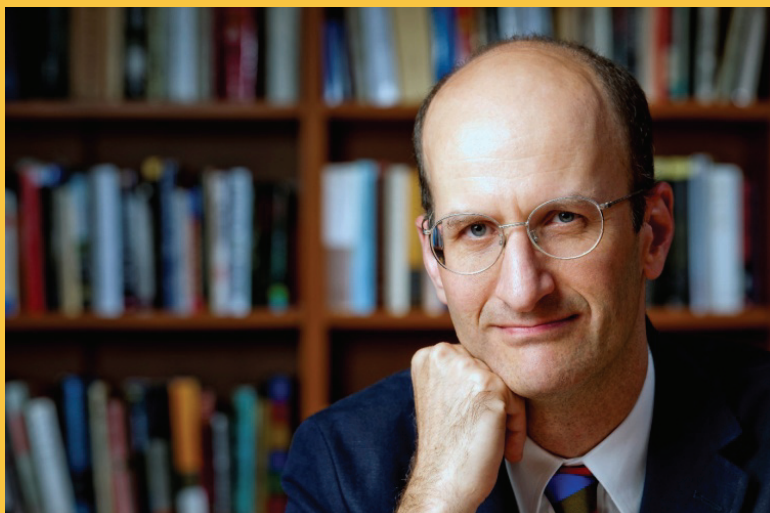
夹在怪物之间的韩国



美国的民主主义太了不起了！
给国民这么多的选择。







贝一明（Emanuel Pastreich），前汉语言文学教授，于耶鲁大学毕业后，在日本东京大学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学位，继而在哈佛大学攻读东亚文学博士学位，曾在美国与韩国的大学任教25余年。他于2007年在韩国建立亚洲研究所，随后在美国、日本和越南为推动东西方理解与交流分别设立研究所。

2020年，贝一明感觉美国的腐败与其奉行军国主义这一做法成为了全世界的威胁，因而决定铤而走险，着手发起政治活动。他宣布自己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独立参选人，后来把自己精彩的演说编辑成《我绝不畏惧邪恶》一书。

然而，美国当局不允许他留在华盛顿开展政治活动，因此他不得不迁至韩国。但是，贝一明没有放弃，继续在韩国做活动，写文章。他于2021年在韩国结识了韩国年轻人崔成年，二人携手组建起国际革命党，在韩国为了争取正义和平等发起了诸多活动。

此书原为美国读者而作，但是许多中国朋友对其深感兴趣，因而作者把它翻译成了中文。